

吕祖全传

吕祖全传

吕祖全传唐弘仁普济孚佑帝君纯阳吕仙撰，奉道弟子憺漪子汪象旭重订，同道何应春、吴道隆、费钦、郑汝承、钟山、查宗起同校

余吕姓，讳岩，字洞宾，别号纯阳，其初河南洛下人也。大父谊，因仇避居粤中襄旧活水村，生显及著。显生岩，著早亡。岩父幼习举子事，不偶，营家人生业，课子经。

岩生时，先一宿有道者黄巾皂服、虬髯鹤发，手持铁尖杖，挂葫芦，行歌于市途。歌曰：

清风飘飘兮，吹我衣。白云冉冉兮，随我飞。玉佩琅琅兮，下天衢。

送此灵魂兮，到蒿芦。他日转来兮，会我于无物之区。

岩父遇之，知其为有道士也，邀而归，设斋款。道人袖出一药与，曰：“尔内子王氏，明日子时当草，可服吾药生儿。”父拜嘉之。忽化清风而去，留一诗于几。诗曰：

终南小道人，送与汝仙灵，

山岩乃其讳。洞中为客宾。

逾日夜半，果即生子，异香十里，长虹下垂。紫光绕户。其生时乃唐贞观二年八月初四子时也。

幼颖敏，周岁即能诵《诗》读《书》，知孝悌，食不先尊，行不先长，言不先启，笑不先乐，怒不先发。父母珍之。甫五周，父因道人之句，即名岩。居灯火三年，凡《坟》、《典》、百家无遗记。师奇焉。

一日会诸生，师试以《东方美人》题。命方下，吾挥笔立成。词曰：

良宵剔火银缸明，宝鉴高悬万里晴。何须吹箫引凤凰，紫虚飘落佩环声。

佩环声里歌音巧，中天步下金钩小。扶桑偷出水晶宫，广寒约伴游行悄。

当年不说吴国施，今日休夸楚国姝。襟怀不让巫山梦，丰度还看姑射屏。

美人来自倾城国，美人不倾人自惑。任他浓眼能动情，我有铁心坚胜石。

轻盈万种尽妖魔，笑口娇肢皆戕贼。妲己褒姒亡九有，色欲有人诚可嫉。

吾将真气自涵藏，历遍春秋乐且极。

予师默然，已知予有云外意，但隐而不露也。

逾年，将定屏间之选。予难色，父母不豫，予勉焉。遂匹宦者刘校尉女，婚成未之私也。三载，黎育。

值父母诞跻七级，延祝宾觴。方三上，有乞者三人裹簮冠，披草衣，跣足持筐径入堂前。予怒逐之，不动神色。父母欲酒食之，乞者不顾。扣其愿以何，曰：“吾欲与若子岩同乞也。”父大笑，以为痴妄。母因出言不逊，怒逞，命仆打逐。乞人全勿介。一胡鬚大汉睁目视之，众靡然莫敢犯。乞人遂拍手大笑，长歌一曲。曲曰：

俺是个云游的大汉，向长途寻几碗麻姑的酒饭。却不会与你的残杯剩盏，又不要出你的心中勉强。

只学得俺无拘管，没牢笼，煞强似你镇日间心劳意攘。

又一大眼铁面胡子掀鬚和之曰：

笑吾侪却是个小乞儿的模样，不知俺弟兄们是那终南的野汉。

只为着度愚顽，同避这无常网，下云头把一个仪客来丢放，你道是下流中无宰的萍花，浮梗闲飘荡。

又一老者，白发瘦骸，手拿双板，击竹和之。曲曰：

叹俺们丢了利机关，在弱水间。把乾坤日月芦中放，为你的那青年汉。

因此上要提携，化些儿酒饭。只恐怕别吾侪，要见时费却恐思想。

其时予知非凡品，近前揖之，款斋不之受矣。胡鬚者曰：“他日邯郸道中相会。汝可进取斗酒与我三人。”予诺。回首，忽为三禽，望南而去。

席终宾散，予慕不就枕，转转勿置。取吴笺、染管城子，作一《望云卿》词。

词曰：

华堂春昼，双星见彩，正歌吹当筵，祥烟蔼霭。日影椿叶萱花，风弄舞衣飞带，祝嵩山添玉斝，愿寿考年年不艾。

是何处神人，化为路丐？清音堪赏，癯形可爱。如九节昌阳，高标英迈，便欲从渠去也，涉巫峰，登瀛海。岂知尘缘未了前生债，依旧向芸窗，空使我梦魂一劳惫。

又不尽，乃占一律。诗曰：

孔雀屏开昼日长，宝炉飞篆爇奇香。

东风帘卷瑶池瑞，南极杯传海屋浆。

双鹤慢衔桃正熟，三星遥报菊初芳。

九天云外人归后，望断烟霞雁几行？

时月落东嵎，星流溟海，乌鹊惊飞，村鸡轻唱。适良友金貂者折简挈游汉洋，予唤逸童整装赴会。

舣船中流，金友举觞为寿。座有素善者李元汉，乃贺曰：“明岁大试，吾得夜兆，吕兄必登龙头。”予笑曰：“兄为予心胜，故得此兆。使果及第，当举钩得鱼。”三人戏，钩下，予果得金鱼一尾，二人勿获焉。金友占一词，奉卮酒相贺。词曰：

春闹黄鸟暗相催，四海鱼龙取次归。争向禹门需变化，伫听轻浪一声雷。

桃浪暖，绿波随，锦鳞金鬣自徘徊。夺得龙头冲碧汉，人人竟说状元回。

予饮卮以词以答。词曰：

午漏声残赤帻催，漫将官服听莺归。经纶欲试当年手，曾振春江昔日雷。

英雄辈，尽追随，凤楼金辇任徘徊。好将功业传青汗，紫绶间纡昼锦回。

更相酬劝。

忽逸童报说：“有一青禽自西而来，色如翠黛，形如车轮，声如镛黄，飞至中天，化为青衣，手持腰鼓，口唱道歌。”予三人初未信也，静听。无何，其音

铿似锵，其节悠似徐，清如轻风之落细泉，远如渔歌之隐深浦，响如空谷之应凤鸣。呜呜然，乐足以动欢，悲足以动泣也。掀篷仰瞻，其童欲下而上者三，欲就而止者再，云气或翕或开，或飞或凝。三人跪而邀之。少憩，蓬头击鼓而唱。曲曰：

飘遥散荡，红尘外世事全无碍。麻姑饭一盂，荷艾为衫带。到长途，跨青牛，只落得闲自在。

笑你把名利来空牵扰，世事多机巧，巴积万两金，心上还嫌少。苦奔忙碌碌的，头白了。

予献以清醪。彼用袖一拂，腾空又唱二歌。曲曰：

滚滚尘波汹涌，笑你的舟儿浮动。一篙怎抵得江上风？怕到这其间，帆楫皆吹送。

纵要转岸头，与沙鸥共。奈怎何？不容得不做槐南梦！

劝你丢了樊也么笼，踢开了欢也么哄。一心儿要把丸丸弄。

到得那道岸边，这个船儿方与你，终身共。

音响渐远，形迹勿睹，遗下一案，授一口偈。偈曰：

口口听吾言，切莫去朝天。

邯郸急急转，同我食霞烟。

予下术顶诀示予竟不悟其说。金友已酣。

返舟及暮。予父母方倚闾，见予欣然而入。予述其说，母不之信也。时越岁冬，母得疾，患热。予昼夜废食寝，祈岳神以身代，勿愈。为之祭斗，勿愈。割股肉，爇香，略愈。然热钟心腹，思泉。适早泉无清冽，帷汉洋之水清，且沙途涨远难汲。予躬汲之，几为浪逐者数，然犹不济母渴。予夜祷龙王祠，忽堂前涸井出泉如醴，日汲奉母，不旬日而母疾愈。至今吕公泉尚在，人以为孝感也。

贞观以后，值吾郡岁歉，民间无收，而催科殊急，贫民困甚。予家积粟万斛，予与父谋之。凡力不堪应科者，皆为输纳，且罄所蓄以周之。所活万千馀口。司政闻之，旌吾闾曰“义”。

越明年，丁卯，当贡士，郡以名举。父母促装应试，命逸童负行囊。别高帏，辞兰室，行矣。予室幼谙经史，因言以赠。词曰：

君莫惜路旁花，回首即天涯。东风恶劣飘游骑，一染狂香空自嗟。空自嗟，慢劳魂梦，绕遍行槎。

登龙榜，足堪夸，金鞍玉勒共乌纱。承恩被宠，即便转归家。切休如浪梗，教我望断天涯。

予受别，遂长行。买舟于横浦，遇一渔父驾小舟，唱《沧浪歌》。歌曰：

身挂青蓑，箬罩子头，晓来撑出柳花州。手执个长竿烟江里去，只恐怕鱼儿不上钩。

不上钩呀不上钩，教我依耽尽子万千愁。勿是我贪图个财和利，只怕你依做子个下场头。

予唤之，不舣，飘然鼓楫，望云波深处又歌而去。歌曰：

烟水茫茫风自清，一舟自足乐余情。看你功名辈，贪着富贵心。

也有掣枷求善，也有自请繁缨，也有胡言鲠主，也有婢媵谄君。只道宠荣千万世，那知身后只虚名。

只虚名呀只虚名，不如我脱去这红尘，终日在江湖钩个鱼和鳖，村中沽酒醉醺醺。

终不回视。予另舟而渡。

春光初媚，玉破蓝田，柳舒堕岸，莺鼓巧簧，燕翻轻剪。香车动士女之轮，宝马走王孙之轡。予蓦转故乡之思，望白云而泣数行下。逸童进曰：“夫子忧矣，夫子休矣，今夫子胡为乎游哉？夫子胡为乎去父母、舍妻子哉？夫子兹行，荣亲故，荣妻子故，一荣而百千万辱去，夫子又何忧焉？夫子休矣！”

予欷歔之间，而郁悒之心终不已也。予岂为私爱云尔，为亲老清温疏也。虽然。逸童言亦可采纳，觉少宽裕神思。

步过绿林道中，遇少年如淮阴市恶流，行阻予途，拦阻不容行路。予与逸童哀求百出，倾囊与之，止留琴剑而已，馀皆一股收去，得免残喘。盘资已尽，奈

何程迢？逸童乞食，予佩琴书，途遇向来予家乞者虬髯大汉，笑曰：“书生，书生，昔日吾乞于汝，汝逐吾，父母又逐吾，今汝亦为人逐矣。当时吾三人欲同汝乞，汝以富家郎，焉有乞人的道理，今日何不在家享福，亦同吾乞也？呵呵！”予默然自觉慚惶，盖忘于向之所作也。其汉于筐中取出杯饭，臭不可言，飘羹蛆出，语予曰：“饮食此，今我与汝一伙人矣。”予颦眉蹙额不视，汉收而去。肚饥馁特甚，得逸童觅一盂糗，食之以充，不更思食。询其来，乃得之大汉也。

兼程而进，苦不胜说。至蒲阴村，三途，人迹杳然，兽蹄鸟迹交错，莫知所向。憩于古槐下，喜清风之徐来，正精神之少爽，遥闻牧唱。曲曰：

山花开了，掣嘤啼鸟。吹短笛步过重岗，跨小犊行游峦隩，见四野人烟悄悄。人烟悄悄，无烦无恼，无白无皂。性逍遥，唱一个莲花落，自忘却乾坤小。

松阴密密，火云息息。敲残了石上棋儿，弄一管无腔竹笛，那管世途恶逆，凉风习习，竹声沥沥。看鸢鱼满目，天机露，玄关在在奇。

金飈满岭，枫颜红衬。看飞桐一叶轻飘，听寒蛩数声孤零，堪叹人生浮梗。人生浮梗，何时梦醒？还须自省。漫劳神，一日精枯竭，如同败叶根。

彤云满目，梅英破玉。有几个暖阁红炉？有几个妻号子哭？笑枉自人间奔碌。人间奔碌，何时自足？无常来促。渐消磨，两鬓堪堪白，金银买得么？但聆其声，不见其形。使逸童跟寻，半晌不至。

忽一全真身披百衲，头挽双叉，胡髯满颊，目如老龙，双耳下肩，足穿多耳麻鞋，腰缠黄绦，挂葫芦蓝袋，手持无心棕拂，嘻嘻而来至予前，睁目作怒，喝曰：“书生何不进程？天色将暮，吾久知此地日多劫徒，夜多虎狼，非安息所也。”予起而长揖，其人即坐下，与予对膝，默然若禅定。久之，予恭加，而先生定目视予曰：“子将何之？”予以应试答。先生曰：“青年学富，正宜上佐天子，下匡元元，俾吾侪得荫受其赐，是幸遇矣。然吾有一言，生当记取。”予颌首受教。先生曰：

风波恶，风波恶，利名场，须坚脚，前途休用错，一朝失却这根苗，万转千摹不着。

归兮归兮要认真，来兮来兮如蛻壳。打开迷阵跳出去，金重山边见下落。

予又扣前程：“先生知否？”但摇头云：

前程路，前程路，万里飞腾不耽误。一身委质于王家，生生死死不自顾，古来忠尽鼎镬中。

英雄却是置中兔。碑铭传世亦何补？富贵诚如蒿上露。东郊丘垝嵯峨高，其间多少垂珠儒？

予厌闻其说，先生云：“子何不随吾云游？多少快活！”予笑曰：“先生差矣。子饭的是粗粝之物，茹的是野山蒿，饮的是石涧泉水，穿的是粗布破衣，又没有父母妻子，又没有高堂大厦，又没有交游朋友，又没有亲戚往来，又没有跟随使唤，有何快活？”先生掩口而笑：“我说个快活你听。”须臾，袋中取出渔鼓，口唱道情。曲曰：

咱吃的是粗粝粮，煞胜似羔与羊。茹的是蕨与蒿，煞强似百味香。饮的是石涧泉，自不爱葡萄酿。穿的是百衲衣，自不要绮罗纹幛。居一间石壁茅檐，也赛过那充栋楼阁百丈长。

咱不读书几行，咱不识帝与王。那知他秦强楚弱争雄长，那知他汉国兴衰振亡。咱自与鹿鹤同嘻也，时布青云作百关。有时间驾轻舟游海洋，有时间乘小鹤闲来往，有时间化做一个凡人样，有时间化做一个物行藏，乾坤历遍无拘也，浪荡逍遥孰主张？

也没个阴与阳，也没个短与长。也没个乾旋坤倒分消长，也没个古往今来柔与刚。炼就咱一粒金丹也，石烂江枯性自长。

予以为迂谈，笑而欲别。适逸童至，促行。先生云：“子涉途何囊橐空虚？吾有一枕，收之不过盈寸，放之可几三尺，甚便旅次之用。欲乎？”予辞以乍逢，何敢虚受？先生云：“一会倾盖，古有之也。何妨？”遂探袋取出，形如折竹，止寸许，付予。予收而谢之。先生曰：“三岐之羊，墨子悲焉。今子几亡羊矣。吾引诸？”导之车行。将里馀，先生遽不见，仓皇失措，强行又里余，饥渴交作。逸童龙钟勿进。

遥见青旗插于茅檐，黄鸟啼于杏肆，盖吴姬馆也。欲就食，奈杖头青蛙何？谋于童，童以途间遗得之以应。予以“道不拾遗，贫泉廉士不饮，胜母孝子不过，

予何忍一腹而蹈此不义耶。”童笑以为：“却衣细事，不疑非长者。且存亡危急，为此损生，失父母不孝，去君上不忠，孝忠廉节，一二、二一也。”予采言，勉强就肆。命设饭，饭无矣，命炊，肆主渍黄米将炊。予觉神思困倦，觅枕。主人辞以不备。予寝而起，起而寝，觳觫不宁。思全真所与枕可用。出而开之，三尺馀长，且软馥妥神，一枕而安。

径至都下，投名于平章门。翌日进试，初场题《鹦鹉词》。文曰：

仲二五，秉阳精，车夷现瑞，山川毓神。翠衣飘碧汉，朱鸞动祥云。来自殊域，达彼枫宸。能言觉悟，卓越羽禽。不羨岐周之凤，超然乔木迁莺。食天厨之美味，饱帝席之佳珍。出樊笼，遨游四海，恁去飞骄。

二试题《牡丹》律诗。文曰：

淑气初催黄鸟歌，锦丝帏下色偏多。

扬风舞态依金谷，浥露娇姿清翠柯。

白凝晓月舍轻粉，红点春霞罩浅罗。

富贵豪华皆占断，莫辞相对醉颜酡。

三试题《秋蟾影桂赋》。文曰：

时维八月，序属金柔。祝融税驾，鹑火斯流。商气薄于於渚，白帝驾乎西州；水王应乎潮汐，金声动于墟丘。银潢高泻，玉杵音悠。清光兮九野，晴色满宸楼。映澄江之贝阙，透珠箔之虾钩；生长夜之明洁，破万古之昏眸。瞻彼浩魄，顾此千秋。影婆娑以参差，或浩荡以沉浮，有蜍泥而培植，共素娥以行休。时丁丁以伐干，忽音响之下流。满阶浮动，玉宇如虬。因皎然而见，又暗然而收。香飞花吐，拟折云头。一枝高攀，鹏途恁游。入广寒之清虚，为姮娥以淹留。佩鸣珂以相逐，挹天风于九州。对本公而酬酢，衣冠冕而貂裘。

试终，平章录予居首，引予面君。赐以宫花绯袍，宴之杏林。及第游康衢，遇文相之女，贅予门下。予辞之再三，君传命，不敢。方乃曲从焉。

甫婚，铨予为豫州刺史。同文氏之任，单车而往，属迎者填道。予持刚秉正，不徇以私，锄强豪不避权倖，贵戚敛手，有一奸枭素行占夺，乃侠流也。其党十辈，横行郡中，予下车，即齎万金以馈。予叱之，毫不染。因知其为侠党，乃招

告诰。

不日间而告连者百计。予命捕，捕勿敢。予阴寝其事。而侠时窥予隙，以物诱。予佯交焉。一日设宴宴侠，侠欣然赴，十辈皆至。酒未巡，予喝，从者起百人，擒下，皆默死。于是一郡凛凛。

居任五载，生二男，人都考绩称最，擢为观察使，持斧钺，有杀不请。于是专生长，美衣服，冠豸冠，丰度超出朝表，视者不敢仰，人称为铁面李公。行部至徐扬，剿擒劫盗凡万三千人，去豪吏百三十人，毁淫祠六千馀所，过处无不战股寒慄。巡察又五载，长子胤郎已九岁，次子彻郎已七岁。复命，龙颜甚悦，慰以美词，赐以金帛，不可胜数，赐宴文渊阁，随擢河内道节度使，封为荆国公，文氏荆国夫人，子封豫州刺史，有衔无职。

予受封及第，与文氏家宴。酒三进，不觉念及父母并刘氏，涕泗交颐，食不下咽。文氏询其由，予以实对。氏曰：“是何难也？明日谒君，当以情奏，暂请还乡省亲，即取带来都，共享荣华。吾当让刘为正。”予从其言。君上亦从予言，赐予驰驿。

予归故土，升堂参拜父母，视见刘氏。未及叙意，而郡邑之长与凡亲故宦识，探者冠盖相望，月馀无宁。既而祭奠莹坟，宴集诸戚，又月馀，禀请父母进都。

于是概家爰行，路居半月有奇，抵京至第。文氏挈二子欢迎，到中堂，亲上坐，先礼。次刘氏居上，尽侧室礼。次命二子礼祖及嫡。设宴，鼓吹盈堂，贺宾迭至。予与刘氏为亲洗尘，交欢于一堂。金章紫绶，尽人间之富贵矣。君上特召加父母为荆国公，荆国夫人，促予赴镇。予即日起马。至镇百里之外，迎者剑戟如林，旌旗如云，甲胄如电，士马如鳞。

居镇月许，正喜宁妥，忽边信飞至，突厥入寇。予忙整兵三万，作二队，出榆关，列为九宫玄女阵。左先锋李明，右先锋史思，哨将贾充，后阵左袁洪达，右赵壁，中军祖嗣曾，皆枭将也。奈何突厥之势，猖獗太甚。

李明进曰：“主帅不可轻敌。胡骑所长者三，中国所长者五。然中国之五，不足以当胡骑之三。昔太宗淤泥之厄，非三箭之勇不能雪其耻。今将军宜以计破，如介子之擒楼兰，班超之破西域，功可成也。若图侥倖拚勇力，吾恐置千钧于鸟卵，驱群羊以逐猛虎，不格明矣！将军幸思之。”予曰：“子不闻乎兵法云：知己

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不知彼，百战百败。奇者正之，正者奇之。先为不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先声夺人，乃上将也。予岂必子言？”于是分左翼伏于东南一隅，士衔枚，马衔辔，令曰：“金声而隐，火声而发。李明主之。”

“一翼为阵，作鸟龙摆尾形，首史思，尾袁洪达。击首则尾顾，击尾则首顾，止许首尾相顾，不许胜。待胡骑拔寨，听角声一鸣退百步，二鸣再退百步，三鸣即大遇，向东南疾奔。”

“中军火炮三发，伏兵齐起，其退者复回，合围击之，有不如令者，斩。令下。”

先以疲卒一人，持书往突厥下，期丁巳日交锋，乃安营之第三日也。其二日，忽后寨旗脚飘北，占应奸细探营。予私出巡之，果得于草莽间——贼人取马料，立斩，悬首于竿。

三日丁巳，战几一时，予如前令。胡骑果拔寨追北，入予彀中。擒其巨魁五人，斩甲一万，掳其辎重丘积，奏凯歌旋。

计其时日，止旬馀。申达君上，赐以千里驹、玉束袞袍、金珠一车、白金万觔、锦千匹，特进王爵，食采一方。居任五载，胤于已实任，予将辞爵归闲，使胤予表覲君。表曰：

叨恩待罪河内道节度使臣吕岩，谨以下情乞恩归养者：

伏以天恩广被，庶物咸熙，圣德均沾，群生甄育。臣岩诚惶诚恐，稽首顿首上言。景运初开，帝王应昌期而抚世，明良协赞，德以相成。然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，故事君者当尽事亲之职。魏祖不道，徐抱空贤；汉帝虽仁，王怀遗恨。下无补于臣心，上有损于君德，往者如斯，来者宜鉴。

兹盖伏遇皇帝陛下统天启运，翼世兴慈，教以孝，教以忠，人伦攸叙；全人亲，全人子，百行克敦。事庙极永言之诚，追王竭终身之慕，八方庆戴，九有欢腾。念臣草野微羔，蓬门介子，幼叨过庭之训，窃效孔规；壮辱闇铖之专，幸瞻舜德。汗马之劳已尽，清温之礼未行。职在委身，敢曰忠尽；恩同罔极，欲尽孝思。恳乞扩老老幼幼之弘仁，赐羔羊鸟鸟之终养。则君上之报效不蔽愚衷，而慈帏之衰景依归有自。臣无任感激之至。谨令子胤表以闻。

表上。君勿许。又任五载，改擢河阳节度使，屡有战功。擢胤代居河内道，彻为豫州刺史。予居河阳八载，父母皆亡。君上以镇边要害之所，不许居忧。

忽一日，边报西羌入寇，结构女真，党共八十万。予日正举父母殡，迟延一刻，兵已抵关，急命贺言应，被敌擒斩，去卒二十万。予急去时，虏已遁。朝廷差执金吾五人，扭囚予赴京，妻子勿知也。面君备陈其情。君因予功大，少有贷意。因谗臣进言，将予斩首。一刀之下，魂飞万里，举家抄戮殆尽。

予闻家人呼叫之声，遂觉，乃一梦也。其炊方熟。逸童呼予饭，故觉。噫吁！一炊黄粱，世事三十载，其间富贵荣华，生死哀乐，如斯而已。

饭毕，逸童催行。予心犹豫，思全真之言，欲一再会，又莫知居址。问店主：“汝处曾有一胡髯全真么？”店主云：“相去不远。过三叉路，槐荫转角，北上半里之地，一小庵就是。他不离左右。”予将回旧途，童不欲，予以还枕给，遂共童复原所。

刚到槐荫，其全真已先坐槐下，时申刻矣。先生笑曰：“书生何去而复来？”予以还枕对。先生云：“尚欲眠，何即见还？”予方探枕还先生，先生以枕转开，目予：“子欲此槐下一眠乎？”童在侧，不欲予眠。先生用手一指：“仆者何不少睡，以待主人？”逸童先睡。予觉神困，困就枕而睡。

有青衣二童呼予名曰：“来来来，吾与你一游！”予不知为何许人，细视之，如金友幼年之状，一如同席朱家郎，皆髯年之交也。予随焉，步入松林，再过柏坞，潇潇然如秋声之入落木，悄然然如午夜之绝行人。森森竹筠，琅琅泉水，不识径道，引入重关，登上层岩，又下平途，近一司府。上坐乌纱皂服之官，两庑吏卒唤予入。其官下阶而迎，问童子曰：“何来也？”童子附耳密言，其官曰：“诺，诺。”忽令一卒，身如金刚，目如虎豹，声如豹狼，身挂青直裰，腰束红绦，头戴三山帽，引予而行。

至一所，遇一老妪，白发娑娑，手执磁瓯，唤人饮茶。予渴欲饮，青年者止之。

又行，遍游爱河，桥广盈尺，高及千丈，波涛汹涌，鱼龙开吻若吞。或过者化为梁栏稳步，或过者推挤倒溺，鱼龙竟吞食之。予怆然不忍视；血湖相近爱河，腥秽之气不可著鼻。溺河者无男，或止露面，或露乳，或露腹，千百万状。或提

携少儿，或搂抱赤子，红光遍体，人不可近；刀砧近于血湖，割脐剖腹，开肠剜肚，又加上槌捣砧杵之。予悲而莫视，青衣嘻嘻笑，强予视焉；吊竿近于刀砧，较之刀砧少轻，或悬手，或悬足，或手足皆悬。中以石坠舌出，目眦皆裂。又加以荆杖加鞭，号楚之声动也。其卒如戏傀儡为乐；刀山近于吊竿，尖峰峻岭，皆刀戟布列，如三春新笋密透，银光闪闪。卒人驱众犯裸身上山，犯不肯从，以黄藤大棍后打，勉强匍匐而上，肢体皆裂，血同涌泉。予哀焉，为求解，卒不为意；砧磨近于刀山，尤惨。先以罪者缚，启上盖，以罪置中，盖加，上压以巨石，罪人叫声如雷。二使牵动，一使以叉拨骨肉，如粉。带血同脓，浆漾磨下；牛犁近于砧磨，先以罪人反缚双手，一鬼拿定双足，二鬼用一大木杠于背，扛出舌，一鬼用钩帘搭定，扯出丈馀，驱一猱往来舌上数遍。其舌长二丈，广三尺，犁一时其舌如泥。未犁者置于傍，与之观看，魂服早碎矣；油镬近于牛犁，铁镬如缸。中盛油，下架柴。烧油沸，以罪者止缚双足，先以为下镬中，二手挣挫，一鬼使铁叉叉下，须臾骨肉皆消；饿鬼近于油镬，作一阱，中置罪人千计，体瘦不及一拱，喉细不过一针，头大如斗，口出烟雾，声如蚊蝇，如水中鼋鼍样，盖不知其为何孽。青衣云：“此辈好食五荤三厌，日无足意，故当此报。脱胎将为便蛆。”火焰近于饿鬼，作一坑，烈炭闪闪，剥去罪人衣服，推于炭上。罪者挣起，用铁笊笊定，烧烂肌肤，臭不可闻，百里之外不灭；黑暗近于火焰，虽日必秉火，方见你我。但闻哭泣之声，不可见也；枉死近于黑暗，其墙四堵中，皆绳缚，少手少足，没头没面，千奇百怪之形，此皆枉死者也；阿鼻近于枉死，此处最恶，虎门深锁，牛头马面百辈把守不容视。青衣言曰：“吾奉正阳帝君之命，可开一视。”牛头略开门一角少许，中间罪人奔涌跑号，哀啼叫救。予心寒即回。引至一殿，乃初见之官也。拟留予，予不留。其青衣将予一推而觉。先生与逸童辈不见。

日已暮，投宿无处，寻原店，亦杳然灭迹。时西峪下金轮之辙，东皋悬玉镜之台，前无孟尝之馆，后无平原之地。进退两艰，徘徊瞻顾。道傍一乔松，盘根错节，枝叶偃盖，抚而就焉。

但见疏星张残局之棋，明河挹川浣之练，近林绕一声之惊鹊，高岗度数点之归鸦。咿咿哑哑，渔船归乎别浦；呜呜咽咽，牧笛返于故村。举目潇然，形影相吊。顿思父母抚养，朝夕在侧，今流遗此地，彼此不知，泣然泪下，乃作歌曰：

瞻彼远山兮凝白云，悠悠乡水兮切我心。高堂白发兮倩谁人？

疏我定省兮飞我魂，云兮云兮，千里量我忱。

又念刘氏自适予，尚同处子，上事舅姑，下乏芝兰，孤帏岑寂，是予误也，亦作歌。歌曰：

瞻彼空谷兮有佳人，春光正媚兮绾同心。分开比翼兮，欲奋翮于青云。

耽彼芳年兮，镜蒙尘。悠悠远人兮，碎我神。歌兮歌兮，哀哀恐猿闻。

歌竟，悲伤倍加，阴云生惨，明月无色。久之，雾卷天空，朗然若昼，白鹤从南峰之巅横飞而来，形如轮，渐而其鸣如人，停于松上。俯颈窥予，如哀予，如哂予。双羽翔而集者数，下予前舞，足转翎，划然大啸，和予歌。歌曰：

南山兮有白云，北山兮有白云，山中悬望兮空劳神。白云聚兮天合成，白云散兮天折分。聚散分合兮由天心，凝固涣耗兮何由人？伫目兮见此云，瞑目兮即无形。人生父母兮如此云，子纵欲顾兮留之不能。

向予点首：“书生，书生，父母孰不愿？无常到来，他也顾不得你，你也顾不得他。”把首一摇，又和一歌。歌曰：

取彼焦桐兮为我琴，抚膝一调兮乐我心。朝夕好合兮，操一曲凤凰鸣。灯前月下兮，并止同行。期与偕老兮，百年长存。忽然弦断兮，寂尔无声。期欲再鼓兮，非昔之音。凤来高岗兮，鸾镜破菱。人间夫妻兮如此琴，天将夺去兮难赎以千金。

又向予点首：“书生，书生，人间夫妻孰不愿？一日命终，各自投奔，你不見他，他不见你，又那里寻个夫妻？快把这条绳儿割断，自寻一个长生的路去。到得那个处在，自然父母妻子不分别了。”予方欲扣其说，把翼一挺，腾空仍往南峰去了。星移月下，鸡唱扶桑，曙光已动，予心顿悟，不欲前进，功名之念成灰，家乡之思即断，飘然有物外之想，欲求全真为师。复循故道，至于槐荫少坐。

遇一云游道者，年几百岁，皓首庞眉，身著破袍，脚踏芒履，手执拄杖。近前为礼，与之共坐。问予：“何境而来？前面绿杨林中有一小仆，悬命高枝。”予闻，愕然失色，知为逸童也，即欲往观。道者止步云：“先生住。吾视汝骨如孤鹤，面若春花，须如新柳，眉侧黑子，山骨耸起，两珠朝海，五岳丰隆，神清气爽，必为神仙。何不从师受诀以求超脱乎？”予稽首受教。云游者笑曰：“吾行

游三十馀年，不遇一真窍。汝当别求，莫误汝事。”弃之往西去，招之不来。

予访于绿杨林，果一童缢死柳下。盖因予眠槐下，先生既去，童呼予不醒，守予一宿，知予不活，事出无奈，哭予一场，遂将琴剑挂于林间，自随以尽。呜呼！吾未成道而先殒一童之命，予何忍。乃取土为香，望空拜，誓曰：“岩果得遇明师指出迷途，以证玄道，当先度此童。天地神祇，鉴表下衷，莫使孤魂远去，离其根本。岩若爽言，天地夺纪。”誓终，将童放下，于杨柳根边取草蒿以覆，将琴剑置童侧，取土书于琴上：“往来及住人如能埋此童者，即以琴剑酬。”号恸一场而别。

复至槐候全真来，二日绝音耗。日取树果充饥，饮石泉解渴，体渐狼狈，形同槁木，足不能举，目不能见，横卧槐根。蓦听樵歌隐隐。侧耳听焉若曲，击斧柯回以节韵。歌曰：

家住在深山野坞中，手持斤斧入林丛。要斫个千年柏，要砍个万年松。也不管他英雄好汉，也不管他食禄鼎钟。有时节看个中天明月，有时节看著半岭清风，有时节采取茯苓根白，有时节带插文吉花红。到晚来向山腰里一睡。只落得清闲自在性从从。

歌声渐退。予勉强追之为礼。樵夫云：“先生有何说？”予询问全真居处。樵夫云：“没有没有。此山过顶翻下，一竹林茂盛，中有个小小茅庵，一道人大腮胡鬚，大眼蓬头，大肚赤着脚，我这里叫他金师傅，这个人是出家的全真。”予默思：“在家时那乞人说‘金重山中相舍’，今莫非是他？”即求樵夫引带。

樵夫云：“先生，你活该死！要见那个贼道？他虽出家，比在家人最凶。逢著过往经商见他财帛，也不用甚么，见一喝，那人已自惊得小鬼模样。我这山村人家，四时八节俱要请他吃酒吃食。若一次少了，便来杀人放火。见他形影儿都躲，你到要去寻他，快回去了罢休！”予一意要见，不信，只求他引。他把手一抛，担了柴儿，口唱山歌。如飞过山峦而去。歌曰：

我终日樵柴山陇间，懒来自共那白云眠。不管你是非颠倒，不管你机巧多般，不管你风波险恶，不管你世路多艰。我自乘个兴儿归去好，恁你依去劳扰扰不安闲。

樵夫已去，吾力甚疲，坐于石上。远远望见那全真到来，近而目焉，却又不

是，乃是家中来的大胡虬髯乞人，变服作全真仪容。予知为非凡，纳头便拜。真曰：“嘻嘻，书生到此良苦，何不在家？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子奴仆，昼食膏粱，夜眠纹锦，何不快活？着何来由受这等的苦楚，举目无亲，日无饮食，夜无床帐，将为虎狼口中物矣。我引汝原路回去，如何？”予再拜，誓不回归。真曰：“不归而寻那个？”“予要见金重山中师傅。”真用手一指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只见曾来家的大肚胡的乞人，亦为全真样，飘飘而来。予拜伏于地，其真用手扶起。

二真自相云云。其后来者大笑视予云：“你今如此后来，悔之晚矣。”予再誓如初。二人云：“既然如此，只在此候我二人。我们欲往里许之外寻一个道友，即来同你到庵。你若等不来，可过此山，望见小岗嘴上一个茅庐，问金重师傅。只在庐中坐下，我就回。”把袖一拂，弃予前往。

候将暮暗，不能行，栖止道左。须臾间，猛兽咆哮，绕于左右，若欲攫食。予存神默祷：“今为生死求师，身命不顾。倘兽饥馋，愿以身充兽腹。”兽踞蹲予前，目如电光，声如雷吼，久之遁矣。方瞑目，遇一熊嗅予，毛刺面额，用掌擒予臂，一掌探予胸，欲割心状。予祷如前，熊释而遁。一夜无宁息。

至晓，腹中空虚，举足不动，取蕨根食而略能行。至午，见一牧童牧羊。问其山庵所去几何，云：“非十日不到——五日至顶，又五日至庵。”予不惜途遥，又行。渴极，捧泉饮，误下水蛇一小条。觉腹中绞痛。仰卧涧边，乌鸦啄目，苍鹰搏胸，蝼蚁嘬足，只一心不动，苦真难忍。开目而视牧羊者，牧羊者嘻笑于傍：“阿呆，阿呆，那里去寻金师傅？我引你下去，家中望你回来。受这等苦，明日必没性命。怎么到得那里？”

予不应。童子怀中取出麦饼一个与予食，予不受。童子道：“先生，你还要走十日。若不接力，性命难活，还见得师傅么？”予以言是，接而食焉，谢童子。下咽，觉神清气快，腹不痛。吐出小蛇，乃一草根也。拜童子，别而上行。

不及山半，日又黄昏，更无居民。遥见黑松坞中，青烟缥缈，黄犬嘹嘹，茅檐高出千层岗，柴户斜扁平深壑。予喜得宿处，往扣其扉。半饷，只见一丫环执烛而出，叱予：“我村庄中人家。主人不在，何敢无礼。径扣我扉？”予哀告求悯。环怒少息，命待。进片时，引予入。

朱门中启。广厦深堂，虾钩高挂，珠帘雀屏。列开锦褥，沉檀燕于宝鼎，银

烛炎于金台。绣幔轻开，香风先度，青衣数辈导出一年少美人，方笄近二旬。柳眉拖绿，波眼溜青，乌云挽朝阳之髻，粉容过洛浦之娇，楚宫服态，吴国丰姿。迎予上堂。予以贵宅内室，谦让不敢近。女曰：“既来此，三生之缘，非今生定也。郎君青年，妾当妙岁，天赐其合。不然，妾居穷谷之间，与术石为邻，与鹿豕为伴，樵夫、牧子亦不多至，况郎君乎？其天赐，非人力也。”呼婢设席。予伏地辞谢，再四推阻，女瞋星目，竖柳眉，咬榴齿，呼环驱出于外，“恁此穷酸为豺狼作食！”予欣然出，女回怒，留命锁门户——盖虽欲出而不能也。

顷之，席备。命予礼。予居庑外不入。数辈扶进，纳予坐左，女右。前列歌童舞女百人。酒一巡，舞唱一回，笙簧鼓吹聒耳，响振陵谷。初舞《惜时光》，唱律歌。曲曰：

锦阁柔风，海棠弄香，彩衣舞袖偏长。一声啼鸟似笙簧，巧掷金梭在绿杨。

王孙辈，士女行，同游挈伴往寻芳。逢乐处，即戏场，何须身外觅仙方？

予隐几勿睹，但密识其音。强起，又作《八风舞》。腔如前。歌曰：

小沼新荷，重重似钱。薰风初入虞弦，流萤飞入画堂前。

一雨凉生竹簟眠，呼小婢整杯盘，漫把香醑细细添。同观赏，人月圆，那知人世有神仙？

三巡舞《霓裳》，腔如前。曲曰：

飒飒凉飈轻飞，井轴阶前，啼扰寒蛩。岩头枫叶胜花红。塞上斜征一字鸿，清思好酒满钟。

赤壁邀游兴更雄，行乐地，能几逢？休言彭祖状龙钟。

四巡舞《飞燕》，腔如前。曲曰：

六出琼花，长空乱飘，暖围兽炭频烧。浅斟低唱烹羊羔，笑见梅开月挂梢。

敲檀板，舞细腰，人间安乐是雄豪。貂裘美金束高，笑他方外伴蓬蒿。

女人起，举卮酒以寿。予不应而卧。强婚，予发怒佯狂。女曰：“若不从命，寸步之间可以溅血。”予笑而答云：“可以生，可以死，志不可夺。宁忍一乐而败大节？甘受白刃无辞！”遂伸颈待命。女曰：“狂生也。”知志不能屈，彼自入兰

闺，置予中庭。予犹不放意，恐酣眠有污，假目而寐，终不予犯一宿。犬吠惊起，乃一草堆间耳。畴夜之景为魅哉。

披荆捫棘，出山溪而上。里许，见一黄犊背童子，自层峦而下。予问焉。童子告以：“金师旬日间颠风落岩而死，鸟啄雀残，皮骨几尽，那里再有？”予闻言歔欷悲怆，将以自尽。犹豫间，忽思：“人有同姓，未可即以为真。必吾亲至庵所，果无其人，然后再作区处。”

只见童子方转过坞，又转出二三小童，亦跨黄犊，成群逐队，戏游于陇之中，吹笙笛唱歌。曲曰：

向山坡，跨犊游，披青蓑，箬裹头。野花笑折云峦口，见一个水鸥，听一个雨鸠，那知他人世生惨愁。思悠悠，朝朝暮暮，其图个乐忘忧。

唱毕，拍手相向大笑。又一个唱如腔。曲曰：

过层峦，步小岗，脱麻鞋，挂破裳。松阴驱犊闲来往。饮的是石浆，吹的是信腔，眠的是竿竿嫩草为床幙。细思量，无拘无束，一恁他天地自弛张。

唱毕，又笑。又一童唱如腔。曲曰：

岩前桂色已黄，峰头菊昧已香。凉飈吹动云飞飏。雕翎喜健杨，鸾班有几行，月明似水消尘想。见潇湘一帆轻叶，风浪有几翻？

唱毕，四童合围，共吹竹笛，指予嘻嘻而笑，视予云：“是何痴子？家乡不顾，荒山草野茫茫乱走。是失心的癡子。”说一番，又笑一番。一童又唱。曲曰：

看我们在山中乐，笑他们多颠倒，把一个富贵功名闲担着，空惹得烦和恼，空惹得愁和扰。劝你好丢抛。劈破牢笼计，那时节能将生死逃。

四童且唱且笑且行，倏然无踪。予探望不见。掣衣往上，日已晡矣。几颠，终不可及。

徘徊四顾。一突岗，平石上有二村童，黄发披肩，破衣被体，一捧石子二篮，一捧石局，转于石盘之上，惶惶惊怖拱立。时月挂松头，明同白日，予盘足坐于偃柏下。

须臾，二叟咳叹而至，对坐石侧，举石子围棋。一叟呼黄发童子云：“童知

棋乎？吾语子棋。夫棋也，乾坤肖像，阴阳克牟，旋转变化，躔度已周。运神机于渊默，生智巧于朋俦，夺盘角于四五，占边疆于斜丢；抛鹭鸶之长脚，拘龟鳖之缩头。孤军深入，防腰肋之撞卒，众兵列伍，须高垒与深沟。幻眼莫为生地，断形竟作废休。莫前行而失后，莫右倾而左流；莫贪饵以失鱼，莫因乐而忘愁。欲破劲敌，先定已谋，开关突阵，伺隙窃投。神谋使其莫测，阴智使其难搜。当为万全之筹算，戒乎小利之贪求。一着不到，满局皆休。譬人生之在世，如棋局之嬉游。张之则黑白纵横，敛之则英武藏收。百年无过一局，万事归于一谋。睹棋局而还省，劝君家早早回头。”语终，予将就而问焉。二叟拂衣长往，童亦收局随逝。

予方彷徨，只听得北坞出一声大哨，如风吼木，似涧滚泉，奔飞而来二大黑汉，叱咤烈于项羽，威风过于蚩尤。一擒予发，一擒予身。奈何无囊。劫者笑曰：“俺等居此剪径数年，未曾撞见此穷鬼。既无囊橐，又无衣服，空教俺走这一遭。”那略矮些的汉子道：“气他不过！”腰间取出麻绳，把予不由分说捆做肉馄饨，高吊古桧，拍手大哨，望茂林去了。予此时上天无云，下地无路，又不能遇人解救，手足疼痛，晕绝者再，乃号泣于人，口占一律。诗云：

只为无常觅赤松，披荆扪棘入山中。

几回喉渴润泉润，镇日肠虚乏谷充。

鞋敝偏经尖顶石，衣破难忍扑怀风。

那知蹇险重重过，古桧高悬命欲终。

吟毕，放声大哭，哭毕又吟久焉。蓦地咳嗽之声动于盘石上，俯窥，乃棋翁也，视予笑且吟。诗曰：

形立枯枝体瘦尪，那堪复遇此强梁。

绳缠恰似蛛经网，影动浑如蝶采香。

要使屈身同蝟蠖，故将恶胆逞豺狼。

飞凫未得长生术，预教先生缩地方。

予哀告求救，翁曰：“盗性凶恶，势不可犯，若知老子救，连老子休矣。”予再哀恳。翁乃得下予，解其缚，其股肱已深绳迹，半晌方苏。翁曰：“书生此行

为何？”予述其意。翁曰：“阿呀，阿呀，差了！那个金师傅有出家之名，无出家之实，夜间强抢妇女，日间劫掠客商。适才这二个强盗，就是他伙伴，我见他飞也这般赶来，知他念头发作，故此尾行到此。果然弄这把戏，若不是我救，你不吊死了罢休。你如今趁黑寻路回去，全了性命，却不是好？”予曰：“学生一念已坚，除非东山石烂，南海水枯，方不去寻师傅。人生少不得个死，所以到此，若是二心，天地必责。予宁死不回。”翁呵呵大笑，舍予而返。

予坐以待旦，复向山巅而上。日几午，见林梢烟生，鸡声喔喔。遥望白粉低墙一带，小户半间，三童汲水。予将乞食其户。只见平阶一带，中列几案数座，皆书生也。问曰：“何方朋友到此？尊兄何冠服不整，莫非遭在陈之厄，其亦遇匡人之锋乎？请少憩以茶。”乃迎予上座。予逊之。坐定。茶至，清冽香美，此味月余不入唇矣。

茶毕，一年少者启口向予询其故。予以故答。诸生掩口而哂，谓予曰：“兄长既曾读书，盖未知大义。孔子云：‘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从孔而异，是害己也。’传异于人，是害天下也。孟子曰：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’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兄长舍所学，从异端，背亲则不孝，忘君则不忠，绝夫妇则无行，弃朋友则无信，灭少长则无序。五伦斁也，何以立天地为人类也？况自盘古至今，几人不死，几人长生？譬之花焉，有荣则有悴，譬之肘焉，有伸则有屈。乾坤且有消长，山川且有变迁，吾人特一物耳，何可超天地而独存乎？”于是诸子齐相和，劝予以留同业云：“此抵都下，不过百里，旬日将大试，指往以取青紫，顾不乐于方外哉？”予无答，即辞退。诸生苦留，知不可夺，或以巾赠，或以履赠，一无受焉。飘飘遂别，半里间回视其处，无复在矣。

是日陟巅尽，举目一观，见对峰腰间，果一小庵，喜动颜色。望山背下行，力倦憩竹岗之侧。有溪一条，碧流泛昆仑之源，银泉出天潢之派。菊香扑鼻，不羨南阳之美，桃花逐浪，宛同武夷之宾。清兮可以濯缨，渊兮可以纵目。予就而掬饮。

有渔人摇兰桨，远远而来，口唱《下山坡》，曲曰：

驾一叶轻轻小艇，鼓一楫飘飘浮梗，披一领小小蓑衣，向一个湾湾溪径。恁游行不定，游行不定。见沙上鸳鸯交颈。清清双双浴羽翎，嚶嚶飞鸣过柳汀。

唱一套，击楫数声，摇过西湾。又曲曰：

几两岸荷钱细叠，见数阵浪花飞雪，见几个戏水鱼儿，见几个绕塘蛱蝶。那管中天日烈。波上有清风解热，欢悦；漫摇兰棹楫，奇绝。邀游不忍歇。

又摇向东湾。又唱曲曰：

布密密芙蓉夹岸，更灼灼蓼花争放。听湘江孤雁征鸣，听村落寒砧击响。最喜的月明星朗，月明星朗。洞箫吹逐清溪浪，天香飘来时桂香。黄霞飚，醉眼在云水乡。

将艇摇过予所。又唱曲曰：

起凛凛朔风，柳絮轻，纷纷琼英铺砌。白茫茫江汉云深，冷飕飕钓竿滋味。堪叹羔羊豪气。羔羊豪气。暖阔里娇娃欢聚，思维。何如我这破衣，煞强是他那锦衣。

予揖而求引过溪。舟师云：“你到那边去？”予以金师傅庵回答。舟师用手一指：“循此溪塘过湾，又转上山坡，大路上去就是了。”言毕，舟师进往下流。

予依其指，果上大路。沿坡行里许，见一蓬头童子，身披皂裰，手执钵盂，口念弥陀下坡来。予知是庵中人，即叩首访师行止。童子云：“师傅因采药被蛇伤足。卧在庵中，命危旦夕。”予闻之，且喜且忧。分别童子，而径往庵所。倏尔无人，木叶堆于檐下，枯枝亘于行途。予皆用手扒开，十指尽裂。血污满手。

抵庵，柴门紧闭。扣许久不开，停片刻又扣，内方咳一声：“咄！是何山野强徒？来我草居作甚的勾当？俺乃贫穷道人，衣不遮身，食不足味，有何物来此相犯？快快别寻生意去罢！”

予叫：“师傅，师傅，是我弟子吕岩。”“俺独自在此出家数十年，那里有个徒弟，俺不曾认得。”再叫：“师傅，师傅，邯郸道中蒙与竹枕。松间曾约，特来求见。”那师傅一喝：“这个书生痴子，俺约你就来，何迟到如今？俺为寻你，被蛇伤足趾。今烂几及股，痛不可忍，命在旦夕，只为你这小子，今却来怎么？快回去，快回去！你的父母年老，妻子又幼。朝廷正开南选，去罢，去罢！”予苦不自胜，双膝跪于门外，号淘大哭：“师傅，你若不容弟子，弟子即当撞下深崖死了罢。只可怜吃尽千辛万苦到得这里，空作一场闲戏。师傅可怜可怜！”

那师傅又寂了半响，喝道：“你不是假心么？”“弟子若有假心，青天震死。”
“既然如此，你把柴扉轻轻推开。”

未曾举手，其门已开。只见泥床瓦枕，又无被席。师傅伏着，四壁潇潇，又无桌凳锅灶。呼予至前：“好个徒弟！俺正没人服侍。来得好，来得好，与俺看一看伤足！”予揭起草衣一视，其臭不可近。一足烂为肉泥，腿上皆已腐烂，蛆虫半麻。

予用袖细拂，以襟抄之，撒于庵外几百遍，略净。然足烂实痛予心。是夜，师命眠于脚后。予不忌，一步为师拂拭。师喝叫疼痛一夜，子坐为师拂痛。

次日，师道：“徒弟，俺旬日痛不思食，今日觉肚中饥饿要吃。你可觅些我吃。”予欣然领命。出庵又不识路途。初到庵时，有一条路。及寻又不见，皆是茅茨塞满的，正不知望那里去，又不敢问师傅，恐怕动他的怒。举首告天：“弟子为师求食，望山神指引一路。”忽见一小小径儿，没草可行。依这路走去，至数里，见一小庄，一老嫗在门。予向求食。嫗与一盂饭。

予急急回，已及申刻，远远听得师傅在家喝骂叫饥：“哪里走来这个野酋，没处安身，假意来做徒弟，只道俺有东西，来拐骗俺的。早晨出去，直到此时不回，他到去吃得饱了，不思量俺病人要紧。待那酋来，只赶他去罢。”喃喃乱骂。予急进床前，跪下诉说所以。师傅到不做声，只是不睬。跪半时，方言：“咄！取来俺吃。”予双手捧上，又无箸，用手拿与师吃。师怒目大叫一声，惊得魂不在体。“你这野人好生无礼，俺病人吃得这等糙米的饭，你又不洗手，就拿与俺吃，看你这般胡乱的人，出甚么家？快去快去，不去俺大棒打也！”予含泪告：“师傅宽容弟子罪过，待弟子再去求来。但此处山僻，人家全少，十数里止得小小人家，都是山村贫人，更没一个大户，何处求白米？”师傅道：“俺气得不要吃。你只是去，不要在这里淘气！”予再三苦告：“容弟子服事师傅病好，那时便去甘心。予当再往前面求饭与师傅充饥，望师傅息怒。”师傅方不做声。

依前从路去求食，幸遇一大户，闭着门。用手敲开，被那管家的一顿大骂，要打。予哀求。少间，一长者出来问故。予以情告。长者微笑：“这个呆子，自家饥饿没奈何，师傅饥关你甚的事，难道天下只这个道人？他怪你，你自别处去，再寻一个师傅就是，何必苦苦。”予稽首长者：“忠臣无二君，烈妇无二夫。昔陈

相背师而孟轲见责，李斯灭本而儒者争非，陈平尚念无知，曾子不甘有若。大义为重，小忿何存。况事师之礼，服劳奉养，职之常也，何敢背焉。”长者以予言是，赐予白粱香饭一盂，命予吃。另赐与师。予以师未食，不敢先。长者加与焉，予欣受。

拜谢别回，已月满蓬窗。师又在家叫骂：“晚不闭户，还不思来，终是野心。”予进见，先禀师傅：“弟子手已洁，饭已得白，请师傅餐。”师张目一看，方有喜色，道：“与俺吃。”予用手食，恐师饥甚，连连进之。师用手一掀，尽倾于地，骂：“这野畜，要害俺性命！俺久病的人，喉中干且细，怎么吃得快，故此连进。”予告曰：“恐师饥甚，非有他心，望师傅莫气。还有一半在盂，请师傅吃了。”又半晌不做声。方才说：“拿俺吃！”予缓缓进。又一喝，用手一掀，都掀在地，咬牙恨恨：“俺正要吃，你偏生慢慢的，你分明弄俺！”直骂至半夜，喝道：“你还不拾那地上饭吃干净？不拾干净，都是你的罪过！”予唯唯，跪地细细拾吃。师傅于月隙间觑之，笑道：“拾好，拾好。才是个弟子。”予自从吃那书生们的茶饭，肚中不觉饥，到庵正饥，为师未吃，又不敢先食。今拾地中饭，觉肚中大饱。师傅说：“徒弟，明日汲些水来，替俺洗足，要早些。”

至五鼓，辞师汲水，满山寻转更没有。至一谷口，见水一坑，又无物汲。用盂取一盂到庵，已是午时。师用手一拨，泼翻在地：“俺叫你早去。今却日中波水来，不能去求饭。俺不洗，去求饭罢。”

又一宿，叫汲水。予四鼓行，汲回方天明。师骂云：“没见识病蠢，俺这足须一缸方洗得，终不然把这吃食的东西来洗足不成？”又泼翻在地。

予左右寻思，计无所出，告师傅：“汲水无器，洗足无器。弟子负戴师傅，往谷中一洗何如？”师沉吟回言：“也使得，只要仔细负俺，足一些动不着。”予即扶师靠己背，用手挽师双足，负起而止者四。至谷坑边，难以下背，乃先折足蹲身横倒，放师于地。以烂股倚己股上，慢慢抄水，细细拭洗。洗去烂肉，略觉不臭。师叫爽快，予心亦乐。洗毕，仍负归。

至中途，日晡，忽见狂风大作，沙飞石走，松声恰似怒潮，谷响如同猛兽。师惊战战，予亦兢兢。蓦地，竹林间霹雳一声，跳出白虎，形如水牛，向师扑来。予急放师于地，以身伏于师上，对虎哀诉：“宁食岩，幸勿伤吾师。”号泣动天，

其虎徐徐而去。风恬天朗，乃负师至庵，眠师于床。师顾予曰：“而今而后，知予心矣。”翌旦，师足已痊，可以起。

一日，挈予游松梅岗。其地半松半梅，松有四时之青，梅有千年之秀，白鹤争飞，彩鸾交舞，香风暗袭，丽景呈辉，别一界也。与师摺足盘膝，对坐于平原之上。师以予素谙文，欲予赋松一律。予应声而就。诗曰：

丈夫久秉岁寒操，历尽冰霜不一挠。

攒翠纤针缘雨润，筛金香粉为风飘。

根盘曲壤同潜蛰，声彻层云作怒涛。

嘱咐樵斤休乱伐，待看为栋柱天朝。

师曰：“子所赋者，用也，迹而未化也。迨未知夫松之所以为松，秉刚正之操，持不挠之节。可以燠，可以凉，可以雪，而本根之固，不可摇。夺得天地之精英，钟日月之灵秀。久历年时，产茯苓于丹穴，神变化于岩峦，与乾坤同悠远。恁世代之推迁，郁郁苍苍，摩霄凌汉，何止极哉。此则松之所贵于群木也。子识诸？”予领首受教。为赋梅，诗曰：

不逐趋炎一派流，陇头便性自清幽。

香韵暗从风里度，玉肌微向月中浮。

味将浓处鸟偷眠，花欲飞时笛倚楼。

回首群英皆退逊，孰争先后共为俦。

师曰：“是矣。而梅之不同凡卉，又有在焉。老于枝，交春再发，冰肌玉骨，经寒不衰，非特不可更植，而本枝终不朽腐。夺胎投舍，永不绝种。惟其不逞浓艳，不作繁华，嗜幽间而养天性，故与松竹同侣，而百花凡卉，皆不可及也。子也如松之坚刚劲直而不染尘埃，茯苓生而胎成实；如梅之清雅幽闲而不趋红紫，根荄固而子产玉炉，则不但出类拔萃，而长生永世，脱形去壳，终为天地间之完秀矣。”予闻之，瞑目默会。少焉，万虑融彻，诸念一空，洞然反观，见群神现露，茫不觉其所以。师呼云：“觉乎？”予应之云：“方入境，在想象间耳，尚不知其去所也。”师微哂曰：“去所不知，来处何觅？孔仲尼教仲由之说，记之乎？在彼处入境，还有去头。更寻来头，是你的坯子。”

谈久，日落西岩，月升东岭。师曰：“归哉。”予随行。复抵原庵，则茅塞已开，道路平坦，无复荆榛之碍。及庵，只见一童子启户迎之。视童子，即予初入溪路所遇下山之童也。

进庵中，则器用床簟一新，不为土瓦具矣。师摺足坐于榻上，童子焚香于几，点山茗以进，命予坐榻后，对坐焉。茶毕，童子取玉管吹之，如凤凰鸣于梧桐，环佩击于云汉。三弄而神清气爽，凡虑一空。师命瞑重轮闭，心户调橐，苍服虚嘘，转天河于元局，运地轴于黄泥，辟十二之烟关，通九曲之回路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，毫厘为之不差，八八六十四卦以一为八数，氤氲为之不爽。暑来则寒往，寒往则暑来，互根而见。动极则归静，静极则归动，迭运而行。指示既明，功用亦谙。

凡在庵百二十日，镇坐不彻，食予以枣栗，饮予以雨露，予竟忘寝食矣。

一日，师云：“气足矣。浊者消而清凝者凝矣，人者去而天者复矣。汝舍诸此乎？予归省亲，再来此可也。”予愀然恳首：“师何出此言？师何出此言？弟子并无思也。家乡永绝，尘事了无，何以归为？”师笑而止。

又旬日，与予游翠虚洞。登峻嶮峦，险壁危石，松楸满目，鹿鹤成群，紫芝琪树，交错于道。香风习习，巧鸟锵锵，又一境界也。异哉，观乎！至巅，则平基一方，石凳石几，云霞为幔，嶂列为屏。与师坐凳上，抚景盘桓，师曰：“人间睹之乎？”予对以罕也。师云：“吾有二师傅约游此，故挈予偕，须待焉。”

无何，只见东南松柏深处，隐隐白鹤飞舞前导。二青衣执拂尘，后二先生。一短发蓬松，大眼虬须，衣皂袍，系锦丝绦，面黑耳大，身胖而长，跛一足，拄一铁杖，约有五旬。一瘦骸鹤骨，皓发朱颜，衣白袍，挂蓝衫，头带角巾，束青丝绦，手执如意，约有七旬之上。皆穿草履，飘飘而至。相见稽首，跛者坐上位，师坐二位，老者坐三位，命予坐侧。

予稽首，拜叩姓氏。那跛者掀起虬须，大笑曰：“子记周灵王鞭母事乎？”予始知为李柱史也。方觉此处为仙境矣。顶门一锥，梦魂略觉，又叩三座，老者云：“吾生先于柱史，为渤海郡守张果也。”予叩首加拜。李云：“子知师为谁？”予曰：“金重师傅。”三人大笑拍掌。李云：“汝师乃汉将钟离昧也。”予方悟金重为钟。盖已在仙人俦中，喜不自胜，昔之所以得于传闻而颂说者，今皆躬逢而面觌

之矣。

李师谓曰：“是生即荆中士也，不悟于乞食之顷，而且受年劳，念已决乎？恐后不终，悔反成孽。”予更醒，丐者三人，面貌宛然，而服饰变耳。起而叩头：“肉眼凡胎，何识列师？往者之罪，均望天涵。”师笑曰：“今已一家，他尚何责？”复坐。“吾欲与李、张二师评道，子试论焉。”

李曰：“吾与若辈寄踪浮土，寓形块中，坚不如金，植不如树，活泼不如川渊，凝持不如恒岱，随野马之纷纭，等蜉蝣之存没，此其概也。若夫喜怒哀乐之感，不及花之一荣悴。穷通得丧之遇，不及时之一寒暑。翻掌功名，覆掌丘土，又忽尔隙尔，莫可测尔。故自其形言，天地吾之大者也，吾乃天地之小者也。自其机言，乾坤一息者也，吾身不息者也。知身之不息，愈于乾坤之有息。知其所息，又知其所不息。则吾身天地，天地吾身，一为三，三为一。而大者不大，小者不小，无形无机。万古如斯矣。”

予起而叩不息之说。

李请吾师言。钟师曰：“小子听之。”把棕麈一拂，朗然唱曰：

川脉在源头，不停机，昼夜流。洪波涌出昆仑窦。不遗浍沟，淹及九州。

戴承乾德无渗漏。这根由静中识破，万古一春秋。

张师手击渔鼓，敲竹简，和声曰：

个个有源头，试看他，川上流。琼珠滚出浮梁窦。百络似沟，九曲似州。

田中停畜休教漏。这根由决之使活。混混不知秋。

李师于座上挥起如意，击石一下，铿然有声，亦和之：

祖炁是关头，出真源，日夜流。可怜塞了从来窦。泥淤这沟，污填那州。

几番破了坯儿漏。把根由从今透，却一派演长秋。

师云：“小子识之乎？”予会悟饭顷，答云：“少悟。”李，张二师云：“既如此，子可依韵和之，以卜所涵。”予躬叩首，侍立和曰：

川上慢回头，逝如斯，不断流。而今破得机关窦。漱渠浚沟，通江达州。

混沌磅礴何曾漏。得根由，澄渊激沚，历尽万年秋。

李师大悦云：“此子可以教矣，可以教矣。吾且问你那里来？”予应曰：“来处来。”曰：“有何如物？”曰：“光光碌碌。”李笑曰：“光光碌碌，这个动作的是甚么子？”予无答。李曰：“听吾道：

本来何处觅行踪。二五凝成体质融。

日出扶桑红一点，树栽上苑景千丛。

老蚌明珠宁有种，高台宝镜却无容。

套出几多媸美象，寂然境界总空空。

这个实的是他，虚的是我；有的是他，无的是我；感而动者是他，寂而不动者是我。然有个我，必然有个他。无他，则做了个物，是匏瓜耳。无我，则做了栽植的样，那里有许多东东西西？又煞要他自他，我自我，少他不得，不吃他害。我自一毫不动，凭他去千番百计做出圈套，我却端严凝重，如大君拱坐于九重，则来者不去，去者尽是他。认得这个来的路头，则去的路也不错，原处来，原处去。如此，则要来也是我，要去也是我，那个拘管得我着。要上天也由我，要入地也由我，要小也由我，要大也由我，那一个束缚得我定。如今世上人，从这条路上来。始初间走不远，还认得这路数些子儿。看看走到广途大境，人多之处，就忘记了。急急回转，还不甚差远路。岂知被那途中致，许多炫耀，夺目诱心，朝勾暮引，赁得一间房儿住着，积得许多金宝，恰好做个人家。那六贼钻穴逾墙，百般巧计来思量偷盗，不搬尽了家财，不肯休歇。弄到一个贫穷汉子，房儿破损。朝为轻风穿户，暮当细雨飘窗，垣塌墙崩，梁摧柱折。他那哄诱我的，抛我自去，我却无处安身。欲寻来的原路回去，都是茫茫渺渺的所在，那里认得。无可奈何，只得东支西吾，随着个去处，就安了身。也不管好歹，也不管安佚，可以放下身子便罢。甚至被他拖下钱债，结下冤仇，东不肯收，西不肯留，南边要骂，苦楚万端，狼狈特甚。只得寻个草堆，土垣中安歇，越走差了路，与那来处原所在，如隔华夏，再也不认得回去，岂不可怜可怜。这个都是吃他的亏，吃他的害。故此要我自做主张，寻访来头。便是返本还原，归宗复祖。乾坤我的住居，阴阳我的夫妇，日月我的灯炬，江湖我的杯斝，恒岳我的土块，风云我的发舒，雨露我的津唾，何以始？何以终？何以来？何以往？何为生？何为死？纵观秦楚，旁观竟获，窃睹蚩项，只足为一笑耳。其得失为何哉？”

予曰：“敢问何术而至是乎？”师曰：“功术不同，归原亦异。当参伍错综，以寻至上至玄至微至渊，乃为精品也。试为子言：

有如餐松服饵，不能遽脱，死生定息，忘形岂可？宗归百脉，丹田存想，调呼吸于绵绵，到底胎儿难结。息气凝思，见先天之渊默，终竟飞升不成。认口鼻为玄牝者，包风破网。以方寸为心田者，见祖忘宗。若积精为铅天，丹汞不完。以神气为子母，仙台远隔。开鼎以为链养，空劳功力之施，链乳兼平缩龟，乃是邪妄之术。三年九载，火候何堪？闭息服元，阴风作响。识心见性者，虽则有头，而终做阴灵之物。坐子坐午者，固是功夫，乃为拘执之玄。舌头岂是赤龙？眼闭却同狐息。顶作黄庭，肾为造化，泥而不通。尾宫为命，足窍为源，物而不化。更有服水火以还元，差讹之途尤甚，吸精妊于采补，从入之路更差。仰天吸日月之精，不论天魂并地魄，一餐终昼夜之食，反招肢瘦与形羸。曲身偃仰，叩五户以长鸣。似也何益？内修之道，守元抱一。运双睛以反观，近也殊非。入诀之门，竦肩耸项，运脊骨之流通，此百脉可畅而一窍昏。书符念咒，立券契之明言，此百邪可祛而一神蔽。礼斗瞻星，枉受辛劳，无补吁呵。摩按徒行，法术何功？吐浊入清之谈粗浅，食蔬餐淡之说卑微。持科篆而拜醮设坛，全非德行，用橐籥而吸精聚魄，反堕孽途。先天之祖炁，不在形模象效；太乙之灵药，岂缘铅炼汞烧？超众界而悟觉于无无，入玄关而参祥于有有。打开火里莲，拔出水中珠。龙虎鼎中，不用擒拿而自然降伏；龟蛇炉内，何须煅炼而暗里陶熔。动动之中，不动而真静；虚虚之际，不虚而成坚。有物先于天地，无形却在坯胎。走谷成声而千山应响，涉江飞浪而百海成波。许多烦恼，不关诸件营为，那管似槁木矣。而逢春沾露槁者，还荣如死灰也。而遇火风吹灰者，复识鹊驾重楼以送天。津之玉液丸泥赤府。黄婆何必以说合婚姻？婴儿又焉用以养育成就？抽坎填离，补衲头之破孔；乾旋坤转，筑坍塌之垣墙。揣摩一窍之玄关者，各执昏迷之见；指书九转之丹法者，自持简陋之谈。驾金牛而周游八极，车黄河而倒转三关。皆为有迹之尘埃，不是无极之上乘。十二时中是气，一腔子内藏神。若徒纷扰于百径千歧，到底流入于神妖鬼怪。可以夺舍矣而又可投胎。九回十转，若能超凡也，而必能入圣。一奋千程，要知炼石可以补天，始信升云而能变化。这些儿活活泼泼，似个滚地的圆珠；毫忽子朗朗光光，胜那照天的明月。不泥着淤塞之中，不掩着朦胧之境，识破机关窍，跳出死生门。天地共我升沉，宇宙相为久暂。打不破，揉不

断，火不焦，水不湿。凭他掀江倒海，不舞心动神惊。这是最一玄玄，却非多方术。自家的事自家去寻，若问他人便错。一路子来，一路子去，如从别处即迷。子也有缘，吾焉能无语。”说毕，二童子捧果核肴馔，列于盘石之上。

予稽首谢诲，复命之坐。视其所列，桃如巨瓯，藕如扁舟，河北之梨较胜，交州之枣更殊；斗瓜容釜，盍橘藏棋。似烹龙之肝而味尤美，似煮凤之肘而形不同。鹤脯不缘于制，鸾胎岂于烟成；猩唇不假于猩，豹髓不取于豹，琼浆玉液，侵琥珀玻璃；蘑菇青精，味拂苍穹碧落。劝酬良久，有白鹤青鸾群舞，低昂中节，俯仰有度，翩翩过于八冈，雍雍然愈于七德。舞毕，分立左右。数青衣小童序列于下，击节以歌。

其一歌曰：

二气呼吸兮，谷有声。扫千山之落叶兮，开九漠之阴云。寻之无影兮，察之无形。忽然而寂兮，忽然而存。不可以迹拘束兮，又难乎其与行。勿疾而速兮，勿存而神。从茂林而舒首兮，从啸虎而即生。开我襟而一披拂兮，殆觉思爽而神清。

其二歌曰：

得乾坤之丽气，独盛于阳春。得化工之巧制兮，独媚于晴明。装千红与百紫兮，斗枝上之奇英；蕴清芬与秀质兮，吐芳心之秾馨。恁狂蜂之乱扑兮，不断其精；由浪蝶之纷扰兮，弗丧其真。培根蒂之坚固兮，实而复生。历岁月而恒久兮，霜露高擎。

其三歌曰：

如二气之氤氲兮，万物化醇。瀰得清宁兮，上下纷纭。遍六合以飞旋兮，不同野马之奔腾。覆九有以庇护兮，不惜雕琢之琼英。散则可以无管束兮，聚则可以成形。炼阴魄以布两间兮，化阳神而卒莫知其所存。妙变化以不定兮，喜僧舍与旗亭。何以为此肤骨兮，乃鵠羽而鹤翎。

其四歌曰：

秉此 yin 精兮，映乎太阳。耿耿不昧兮，灼灼口光。似龙吐于宝珠兮，滚出乎汉洋。丽中天而常明兮，清晖之独扬。无一物之不烛兮，如析是非之智囊。无

一处之不及兮，如敷惠德之圣玉。羨灵台之一点兮，历万古而如寻常。有盈虚而无止息兮，觉乎斯世之蒙盲。

众童歌阙，为之奏逍遙乐。金笙、玉管、凤笛、龙箫，锦瑟之和冰弦，玉板之调花鼓。高声如九皋唳鹤而彻层霄，低声如万壑细泉而流重涧。其音或徐，有如尧行舜步，揖逊于庙廊之间；其音或疾，有如单牛羽骑，驰逸于行伍之内。或时翕然而并奏也，如群工列辟，当会同之期而莫敢于天子。或时敛焉而步间也，如洋洋圉圉，当万苏之顷，而未免鳞尾之停摇。加之以鹤舒颈而和，鸾鼓翅而鸣，凤调舌而作声，鸚清喉而步韵，倾耳之下，不觉神飘兴荡，心醉情怡，忘天地之高深，泯人己于俱乐，不容述也。

乐终，二鹤向前昂首，作言吐音。歌出道情。词曰：

碧云庵，远市朝。纤尘飞绝真幽俏。千株翠柏参金桂，几树琪花间碧桃，玉莲池内香风绕。

你看古砌重台，凤尾交灵芝，满径多瑶草。四时无谢花，千岁松何看。这其间有许多景物，乐趣陶陶。

又歌曰：

浅浅溪，小小桥，岩头落涧琼珠倒，红霞灿烂铺山娇，皎月团圆挂岭梢，鸟鸣枝梢人踪杳。

你看石凳松阴石子敲，那知烦渴和饥饱。天空鸾阵飞，波静龙旋绕。这其间有无穷乐意，真个逍遙。

歌罢，与数鹤鼓翅，跃足耸颈，左盘右转，俯仰伸屈，万态千状。飞蹈一回，划然长鸣，声振九皋，遏飞云，彻霄汉，令人心旷意驰，神清气畅。三师大饮巨觞，开怀酬对，方辰五申，殆不知其世之几易月日矣。

杯盘已残，肴核将尽，其李、张谓曰：“今日之会，为吕生开一窍也。可以脱，可以化，即可与偕至，毋滞时岁，以失事期。”钟师唯唯。李、张顾予曰：“子坚持坚持，速悟速悟，吾候子也。”即跨鹤望西而去。予怅望久之，已喜其从仙游矣。第师尚未挈同行，怀闷虑耳。

师曰：“二先生已去，吾与若盍往庵乎？今日之会乐乎否？子能不以乐为乐

而不以忧为忧，不以聚为聚而不以散为散，祝我而彼之，祝彼而我之，斯乐其乐而我自若，忧其忧而我自休，聚者聚而我无系，散者散而我无放，是实实而空空，空空而实实也。言言行行，子皆不可饶过去了。”

予受旨抵庵，与师居，事礼无二。恭心克一，严祗之忱，日新时茂。日则共师谈诀于松阴竹覆之下，夜则参玄于冥思默想之间，见本来面目之真容，破三昧七盗之妄像。万丈潭中，跳出双睛五虎，一坑火内，长起九吊金莲。圆珠盘上走，六剑匣间开。混混沌沌，露现胚胎。萌孽烦烦扰扰，清澈浊浪浑波。不有而不不有，不空而不不空，果是作为成幻象，信然光朗乃真机。傀儡场前，枉自牵丝拽线，陶冶手里，空劳铸铁熔铜。有迹之真都是假，无形之假总成真。到此处，猛火炉中飞片雪，沸汤釜里下毫冰。舍屋时空，几度出游于六合，墙垣枉立，数番劬斗上三台。存即神，念即化，不俟搜求，无劳摩揣。

师知予行到功满，一日，呼谓之曰：“无者，本来已见。有者，本来当知。从故道而复归故乡去来。子向于蒲阴村遇吾之师，曾为逸童立誓。今彼堕于凶道，子当授以诀法，度其归山，速便回庵，莫为尘累，迷此前途。”当日即以拂尘、盂瓢授予。予领之拜别，乘清风直往活水村来，乃化作一乞食道者，往来于途。

寻访竟日，父母已歿。惟刘氏守节为尼，家宅易为道院，正同一二老尼，诵经于大士前。予径入，尼叱之曰：“此乃女庵，清净戒院。何方道者乃男子，安可则进？”予稽首受罪，上扣道众：“贫道远方山野，不知礼法，冒犯仙庵。但同为出家人，僧来看佛面。贫道外无遮体之衣，内乏充肠之食，兼以知识又少，人生路生，特求仙庵驻足，抄化衣食。旬日之间得遇善信达长，自当酬谢还山。伏望开普济之门，弘度人之德，不以山野推阻。足感仙慈。”那首座看予一看，喝知事：“取斋米一升，打发那道人去，别处寺观安身。我这里虽是个庵儿，却是人家私宅，且又尽是女流，安你男子，不为稳便。”予不受斋米，向首座打个问讯：“老师，老师，我贫道特来仙庵。若不容留驻足，我要些斋粮，那个替我煮吃？只舍我一位年少的师兄，与我做个伴儿，我便去了。若不肯舍，我只住在这里，千年不出门。”那首座听说，红了面皮，发起大怒，骂云：“这野道人好生无礼！我这里是佛家弟子，清净法门，敢在此胡言乱语！又不是失心的颠汉，出此狂言，如不即行，当以法理。”

予笑云：“好尼姑，好尼姑，你说出家清淨，那里见得清淨？南也不曾无，怎做得佛？你听我道着：

那阿弥陀，不是个小可的诀。造端的功夫，全要把无名灭。一点操持，心坚似铁；一点男女，心温不热。把人世上的喜怒哀乐都收灭，把尘寰中的身衣口食都乏绝。又那有是非强弱相跋涉，便任他刀锋油镬相侵也。我的慧眼禅心自不动也，这方是成佛超升的上乘诀。”

那首座听予唱罢，俯首片时，步下座来，望予便拜，云：“小尼肉眼不识高明，望垂指教。”予曰：“女师自何年出家？今经几载？”尼曰：“尼本土人之妻，为夫求名不回，公姑去世，父母不存，孤身守节。因同合志一二，在家修行，已经数载。”予曰：“女师可从吾出家么？”尼曰：“安有女从男子游？其迹似吝矣。尼心似石，望仙客勿以为戏，指示禅理。若必慳诲，即此请退，莫生疑义，乱我清规。”予曰：“女师，自古以来，那个成得佛去？世上女流，有福的只说嫁个丈夫，或高车驷马，衣紫腰金，居香闺绣阁之中，朝欢暮乐，金章紫诰，做夫人，享荣贵；或堆金积玉，穿珍带宝，百味奇馐，早元辰，夜元夕，称院君，呼妈妈。这般何等不快活？反不寻佳配，耽误青年，食的黄齑淡饭，穿的粗衲破衣。寂寞空门，怕听潇潇风雨；凄凉冷阁，愁闻滴滴更壶。春光娇媚，热泪看折钗斗草，暑炎天气，心钻听歌唱凉亭。秋风飒飒恨征鸿，冬雪飘飘悲被铁。受了这般苦楚，到老来又没个儿女送终。千万个出家，不曾有一个做佛。你肯还俗，我不出家，如何？如何？”

那尼姑听了一遍，大怒生嗔，喝知事行者出门外，把庵门关上。予思言语恼了他，怎得他超凡脱壳？不免一化，径入经堂，用拂尘一挥，香烟气绕，天花乱坠。知事急报与尼姑：“那道人已关出门外，却又在经堂中把麈一拂，香飞花坠。”尼惊异，出见云：“仙兄莫使神通以乱弟子，弟子有死无二，更无别念。望仙兄他处驻驾。”

予知其心真，乃云：“刘姑，你要见丈夫么？”尼云：“丈夫去久，生死不知。纵今返旋，亦决不从凡处也。倘来，当令另择佳偶，誓不再会。”予笑曰：“贫道与你丈夫同从金童师傅出家，他已得成正果，同我下山。我叫他去见你也，你看在后面来矣。”尼回头。予即见本相。尼再视予，默然若失，灵光已见，望予拜

云：“夫已得道，何不度我？”予探囊中一丹，命服。即以彼锡柱指为鹤，命驾。只见半空钟师喝止，待命，鹤复为柱。予授偈云：

半夜天中升皎月，三冬炉内飞琼雪。醍醐足注万顷田，舍利不须凡火灭。

嘆！三生不是望夫石，一脚蹬开朝天阙。

书偈毕，拂衣离庵，至祖莹，访于山神。神呈祖父妣母皆已登仙界矣，不在鬼箓。予喜，回至蒲阴村。

将及十余里外，抄化于村居，访其踪迹。一老叟白发潇然，扶藜倚扉，嗟叹不息，愁容可掬。予拱侍乞斋。叟曰：“师父何来？”予以抄化告。叟指前村：

“师父不可往那荫茂路上去，有一奇怪，言之吓人。或如人形，或如树枝，或如虎狼，或如鬼魅，有时作妇人引诱子弟，有时作店肆邀人沽饮，有时吼叫如雷震川谷，有时跳跃如龙奋渊海。变态不常，兴妖万状，遇者粉骨，逢之碎身。大约同柳斡杨枝一般，所戕害者不下十百。如无过往之人，即掠近村男女，大小傍徨，室家惊扰。法无可禁，符无可降，谁不惧之。前者吾少子牧羊，被其罗而并食，师父可慎防焉。若遇此妖，其生休也，其身泯也，其同于羽化升也。师父奈之何？”

予闻之，甚自责。此乃予贻伊戚，予贻众害，道未成而先作孽，功未积而罪先成。予何责之辞！幸吾师指示予此来，尤可追其将来也。不然，害愈烈矣。予辞谢叟，望茂林而行。叟呼而止者数，予不应，径往。

将里许，忽然狂风大作，卷起万里沙泥，拔倒千寻树木，有倒山翻海之势，予足不能履，身不能立，知其怪作也。用麈连拂数次，风恬息焉。顷之黑雾弥漫，连天贯地，日月无光，山川莫辨，白昼浑同长夜，对面不识谁何？轰轰有声，渐逼于予。予再拂麈，贯注存神，雾敛空山，云归溟海，朗然仍明。

又里许，蓦地奔出一群豺狼，鼓吻张牙，向予吞食。予用手一指，喝声：“咄！休得无礼。”那一群豺狼却是数个杨柳柯枝。正看之间，一声响亮，南山崩半角，北岭破层天，响得怕人，心惊胆碎。跳出一个夜叉模样的物体，双眼如灯炬之明，一口如刀剑之横，发似蓬松乱叶，身如屈曲枯枝，五形尽露，四体不遮，手持狼牙大棍，跳跃飞腾，扑予欲食。予势不敌，连呼：“师父，师父。”盘膝坐下，凭其张手舞足，不敢近予身。贯注片时，吹气一口，彼即转身跳跃而去。予又起身。

行里许，只见路口横架高枝，高如丘山，无一缝可通，回向后路，荆棘榛枳填塞，夹予在中。前不能进，后不能退，心甚惶惶。急呼：“逸童，逸童，你何迷失至此，主仆之情岂顿忘也？吾此来为尔为害，特来救度，岂可反害吾也！”言毕，划然一声，半空丢下一枝柳树，将予罩定，但不敢肆害，尚有一隙灵光未昧耳。予又呼：“师父，师父。”将手一挥，其树自散。

又行里许，将至其缢处，古木潇潇，人烟杳绝，禽鸟无飞。较日前予经时，又大殊矣。远近望见一个道者，飘飘然有物外之形，堂堂然有得道气象，绿袍青绦。黄冠翠履，手持净帚。向予笑迎曰：“师兄何来？请至小庵一憩何如？”予心知为逸童也，随之行之一庵，绿荫庭院，幽静可爱。予坐上，彼坐侧。忽又坐下，谈外丹之术，兼有取阴补阳，损人益己之说。予唯唯。少焉起，进茗果。予啖之，不以为异。彼喜而笑，以为中其术也。不知予荫纳之葫芦中。

予因诱之曰：“师兄居此，木石为邻，鹿豕为友，风朝而万籁潇潇，月夕而孤形寂寂，寡闻寡见，何以开一窍之玄门？不识不知，安能致九转之丹法？幽境锁尘难观日，灵台蔽垢怎朝天？一失于爱网之中，再不出樊笼之外。做下了孽根，终当自爱；修得些好事，毕竟不亏。天堂那有恶人，地狱却无善类。九狐食人，何其暴也，而难逃渭水熊罴之歼；郁垒食鬼，何其雄也，而难免终南山进士之擒。古来积善可无灾，何见行凶能避患。为今之计，不若弃此阴凉之所，从我小道往名山胜境，投明师，拜真主，享逍遥极乐之福，去火坑苦恼之灾。缩地可以升天，长生得乎不死，以彼较此，孰为优哉。”

彼笑而不答，他顾而支吾者久焉。月白东岗，昏窗秉烛，心尚迷执，略无悔悟之机，反以謔言戏之。忽然起如厕。予默坐以察动静。蓦地铿然一声，如刀斧掷于空石，使予悚而栗，惕而战。勃而色变，殆莫觉其何以为也。又哨作数声，勇跃予前，青面红睛剑牙，撑出头上一枝柳叶，娑娑如发，足如柳根，手如柳干，体乃错节。盖不必肆恶行威，而其体状象貌，已破人胆矣。纵予黄粱游地狱所目击诸狱之鬼卒，其可怪可晒可惊可畏者，未有如此之态也。向予拭手拭足，张牙睁目，进而退，有敢有不敢之势。予只瞑坐不动，存先天一气，想师在左右，咳唾一声，其妖遂灭却，却坐于左右之地。月下而星沉，云湛而日出，鸦鸣破暝，犬吠惊惶，四境杳然，绝无影响。

拂衣望绿槐阴处而进，徘徊于山径之间，踌躇默想：“欲浩然长往，则逸童终堕孽途，负我济度之心。不践盟天之约，于修道有亏矣，岂能忍哉。若在此逗遛，而孽终隐去，不复再遇，何所寻觅乎？”正在两难犹豫中，时晷已西，移入酉刻矣。

忽香风习习，异味袭人，正东上一年少美人，约有二九方笄而未字者，蛾眉嫩如新柳，星服净若澄波，发挽巫峡之乌云，脸亲上林之红杏，楚女难同比艳，吴娃不敢争容；翠钿小巧，金钏玲珑，鸦青衫子轻扬，月白裙儿飘荡；鞋过潘妃，不数金莲铺地；笑强褒姒，何须白缮裂声，真有动人之情，更无可疑之象。手持筐篮，数茎竹笋，望予而过之。去而回顾，顾而生欢，远半里许，复转向予，放下筐篮，对予万福云：“妾乃东山杨氏，适夫甫月而良人告逝，上无舅姑之依，下无子女之育，父母早升，兄弟鲜有。妾念良人义重，誓不更醮，守贞于蓬草已期矣。今值亡日，于山中拾取笋菜，将为良人奠。然而贫穷寡独，心愿请僧道而未能，思追荐亡灵，得以早升天籍，妾之守固有益，而亡者亦获所也。其如不送何哉？幸逢仙长邂逅，顷不敢渎以衷曲，舍而去之；又念失此机逢，胡可再得。故冒耻含羞，特启仙长上听。倘有怜悯之心，得赐慈悲之德，降至寒居，为妾良人一食之施，存没佩恩也。幸仙长允焉。”

予见其举动从容，语言文雅，谙三纲五常之理，诸三从四德之规，意为真也，但于经卷未知，初不许诺，被苦苦哀恳，勉强随之。

至一宅宇，不甚宏大，雅洁可爱，四壁淡墨山水，中设灵座。入堂，命之上坐，拜予，予不受。云：“拜我良人，非为仙长，何劳辞？”拜毕，挈筭进内，时日昏矣。予以瓜田纳履，非取瓜而取瓜；李下整冠，非窃李而窃李。因辞要往。女曰：“仙长差矣。此处前无村居，后无店肆，又无庵庙寺观，何可容身。妾居净洁，尽可栖止。虽迅风暴雨，不入寡门，而贞节之操，断不染累。与其苟合于途人，孰若媒妁于佳偶。以千百年芳名而委于一旦，此土木所不为，而妾为之乎。”予因其所论侃侃，句句真情，乃安心听听。

顷之，捧筭置案，共予对坐，更不言及祭夫一事，但劝之食，以眉目引意。予知其有不善意也，奈夜静无可脱，且重门扃闭。予自坚持主见，不动而已。女千般逞媚，百样妆娇，云：“仙长，今日之遇，天作之合，非人力致。仙长久旷

之夫，妾身居怨之女。烈火枯柴，涸鱼活水，不可蹉跎。”予只不应默坐。女起，举箸云：“妾有新词，愿垂清听。”词曰：

光阴速，年华暗里相催促，相催促，美景良辰，会须欢足。

金杯堪尽欣顾主，洞房最爱莲花烛、莲花烛，交颈鸳鸯，人人羨欲。

“此词如何？”予不应。女曰：“妾制新声，再乞垂听。”曲曰：

鸦髻蓬松半亸，美姿容，玉骨冰肤。远山翠黛两眉疏，秋波清溜情将注。

更喜樱唇一点，桃腮半舒。薄罗笼笋，轻衫露眺，腰肢纤细多柔娜。

又曰：

美貌佳人可共，更芳年二九偏娇。盈盈态度忒妖娆，淡妆浓抹多堆俏。

动人春色，令魂暗消；罗帏锦帐，鸾合凤交。其中滋味，须知道！

“仙长不可耽误时光，与妾成其秦晋之欢，结此红丝之绾，生儿育女，成家立业，接祖宗百年之派，演子孙千世之脉，不胜于孤形独影，朝西暮东，如丧家犬，无主魂，飘萍浮梗，生乏养奉之需，亡无祭扫之基，为填淘补壑之物乎哉！”

予听其𠂇圣词浪语，方觉其为逸童化也。予曰：“娘子休乱性以堕三涂！你听我道男女情欲的利害来。”予以麈柄击案，以节其音。曲曰：

人身精气同滋水，百脉全凭精气充。真阳一点宜珍重，若念花柳成私哄。

槁木枯荄萎朔风，滋干水竭年难永。娇娃却是戕身斧，美色真如伐木虫。

多情妖孽将人弄，虽不是刚刀利刃，也曾杀尽了英雄。

花容娇色从他爱，云水烟霞我自同。泰山心志难摇动，惜精养气资身用。

不堕欢娱爱网中，总然乐事如春梦。清风是俺交游挈，皓月为吾锦帐朋。

夫妻相愜鸳鱼共，这的是乾坤真趣，说甚么粉白脂红！

“俺道家阴阳是夫妇，风月是朋友，花鸟是乐意的物，山水是适兴的景。果食充饥，泉润解渴，草为衣，麻为履，鹿鹤为奴仆，云霞为车驾，天地为家宅，四海是生涯。要甚么快活？立甚么基业，生甚么子孙。终乾坤而不老，历岁月而常新，要甚的祭奠拜扫。”女闻言却有赧色，不敢近前。

予猛思：“师曾授以小葫芦一枚，内有丹数粒，云可服之见心识性。今童已迷失来头，不知本根，可以此丹与焉。”于是探腰间取出葫芦，于案倾出丹丸，指女：“食此长年不饥，味香而美。”女晒而勿顾，予强之数，而终不视。予方纳葫芦于腰，而女化为柳精矣。张牙戏爪，将以攫予。予复以葫芦置案，隐几而假卧，徐窥其何如作为。柳见予卧，近几将葫芦窃而戏玩，倾丸于掌，食焉。食倾而凝立不动。又倾间，俯案呼予觉曰：“主人，主人，向于槐荫以主作，左右计穷，将身缢柳，托树之精，于此为妖，殊知作下恶孽。不识吾主至此，屡相触犯。乞恕童罪，带之回家。主德甚宏也。”言讫，下拜大恸。予以动心，亦惨然悲，悽然戚。又喜其见心识性，不终落妖途，可慰予望。遂将颠末与语，竟夜诉尽彼此情由。而东方白矣。正居于垂杨柳下。

童曰：“仆自违主，仗此妖行。今得主救，其幸千万。此树不可留，恐后复为害。请主少远，仆将去此。”是时，童用力倒拔其树，连根而起，盖亦神哉。于焉将平昔所害骸骨尽埋于坑，祝天告罪，随予而行。

行至绿槐将近，钟师坐于槐下。童遥见，指道：“往年正是这个贼道将我主人赚去，害我缢死，流落多年。今幸主仆重逢，枯木再华，涸鱼重水，他却又来了。待我前去把那贼道曳下，重投深谷之中，教他粉骨碎身。方才释我这一日怨气。”拭手拭脚，咬牙睁目，要奔将去。予喝之止。近前参见了师傅，童气尚未平。师用左手作如意印，童即下拜。

师顾予云：“此童恶孽太深，未有功行，不得即带回庵。且子修炼已到，所少者善缘耳。吾有灵丹数粒，符术数道，斩邪降魔剑一口，付子前去。先由邯郸道进，随寓而安，逢危而济，见困而扶，大都以救人为急，化导归善。功行全满，吾自觅子，彼时可与童归哉。”呼童，命之曰：“尔一失本根，坠入凶类，为害既多，孽冤颇积。非尔主人救度，终为异物，永堕沉沦，今既不昧灵爽，本性证觉，是汝之幸也。然托柳成形，可即以柳为氏，宜名曰柳行童，与汝主佩其剑，跟随度世。从此之后，拒却邪魔，皈依正法，绝残忍之狠心，存慈悲之善念。好杀之机转为好生之德，不仁之举易为不忍之施。由大所爱以及于小所爱，自欲无伤以入于一无伤。才觉人心方动，即把道心潜存。一有贼欲相侵，即使禁捕相遏。庶可免其前愆，新其旧业，也终为汝主从矣。”命讫，一道清风腾空去了。柳行童望空又拜，自此绝无前日念头，全是一团无心，随予望邯郸道来。

方憩于道左，有一书生飘飘而至，目予及柳行童微哂，因叩从来。予以卖药对。书生以长生药询，盖戏之耳。予答以：“长生药岂无，于穆不已；天之所以为天也，纯亦不已，文王之所以同乎天也，圣可同天。同天则不息，不息则无始无终。由此而言，则长生有药，不讵信乎？”

又询：“天堂地狱之说果耶否？”答云：“天地人，三才理也，明与幽，三才判也。明有司宰，幽有鬼神，一定理也。善则心体明白，光大正直，与阳合德，恶则邪暗，偏曲昏晦，与阴合德。阳从阳类入于天，阴从阴类入于地。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一定势也。又岂特在杳冥难测中哉。假若人之患病在寝，即是受诸地狱明验。心肠疽朽，是即剜割地狱；烂喉腐舌，是即犁耕地狱；灼燎烟火，是即火坑地狱；汤炮油炙，是即鼎镬地狱；顶门之疳，知是火盆之阴置也；腰间之痃，知是转石之暗悬也。周身脓血之灾而痛不可当，非刀山之地狱而何？遍体拘挛之急而苦不可忍，非吊竿之地狱而何？身如千钧之压而转侧不顺，此磨礇之地狱焉；百骨如折而痛入筋肤，此捣拍之地狱焉；疮癞遍体而皮无完处者，剥皮地狱也；刺痛周身而肢如分裂者，锯解地狱也；食闻香味而食之不下咽，其诸饿鬼之地狱乎；物知所好而视之不能见，其诸黑暗之地狱乎；吐血成盆，下血成桶，又非血湖池地狱乎；东如蛇咬，西如蝎刺，又非恶犬村之地狱乎；恶热恶寒，时生战栗，重裘不暖，沸水不炎，如冰山地狱之受焉；食不遂餐，衣不遂服，卧疾岁月，天日不亲，或缧绁桎梏之加，或箠楚笞杖之及，如阿鼻地狱之入焉。此人间地下，幽事明征，先生胡惑乎？若夫高车驷马，前叱后呼，衣金紫，食肥甘，欲不求遂而自遂，志不求适而自适，游神于逍遙之境，怡情于快乐之乡，自居于天堂上矣。予昔曾受师一枕，枕之可以觉未来，睹诸天地间事，先生欲之乎？”

书生默久，扣予姓氏，予以口口对，予扣书生，书生以卢对。予付以枕。生受之，眠予侧。未刻而梦回，告予以梦中见者，与所语一符，喟然叹曰：“富贵过眼浮云，功名人间逆旅，生寄死归，一觉之睡梦耳。请今弃家从师父游可乎？”予以卢生虽有善念，尚未坚笃，不受其游，止教以九转还丸，延生永命之术。遂别而往，此则为《邯郸梦》也。

舍是而游于幽燕辽蓟之都，起疲癃于苦蓐，赈困苦于颠连。至泗水，登仲尼之坛，乃易服色为训蒙师，觅车假馆。有姬姓者，乃巨族，嗜性命之学，三子皆受《易》。遇予，与之谈先后天之理。嗣周即欣然延予诲诸子。其长通，仲达，

季子适，恂恂厚士也。即执弟子礼事之。时附从者有若沈渊、孔达、周以敬、柏梁、公孙愚、陈悃、王子先、王子宗、孟机、孔胤哲、孔承、孔纪，同方合志之朋，卓尔见道，宛如昔宣尼弟子辈。止有鲁绍姬、汪宗圣二人，虽习于文而行类鄙者，稍有侮慢之态。

予一日为诸生诵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馀不足观也”已，因发其旨：“夫周公以天纵之资，兼之以待之勤，备三王之德，施四事之美，摄国辅政，弭流言以回姬祚，挥车斧以摄奸心，主之以盛躋之懿德，而弘之以不匱之良谟，其才可谓美矣。然能折节下士，推己及人，吐哺以受刍牧之言，握发以听工师之策，不自满假，汲汲求善，欲被苍生，尽奠于明敏之域，而有才美者如周公而后已焉。此周公之所以为美才，此周公之美才为欢也。使公也，炫其所美，自珍其才而惟恐人之有才，自恃其美而惟恐人之有是美。则其才也，为末节焉，其美也，为虚务焉。此乃馀事，不足为贵重也。胡尚哉，无以观也。有公之才美且不可骄而吝，凡末于公与夫一才一艺之长者，又安可骄吝乎！公而骄吝，其才尚不足观，下于公者而骄吝，又奚足观乎。嗣而推焉，有天下者骄且吝则失其天下，有国者骄且吝则失其国，有家者骄且吝则失其家，有身者骄且吝则失其身。甚矣，骄吝之不可有也！尔诸生学为圣贤，将以上佐天子，下佐国家，中以立身扬名显其父母，可蹈此失耶！有宜改，无宜勉。予以诸生共。”二子闻旨，赧颜汗背，稽首受教。未一季而涣然冰释，率由谦退更倍。

又一夕，与之讲：“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，如有好爵，吾与尔縻之。”凡物之在两间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类聚群分，毫发不间，故曰足同履、口同嗜、耳同音、目同视，凡同类者，举相似也，何独至于心而疑之乎？心之所同然者，德也。德乃天之良贵，心之好爵也。心德同之于此，则天爵具而人之好尚归焉。凡有秉彝之良者，咸起应从之志，不界封伤疆域，不限幼长卑尊。悦之者有同然，慕之者无异念。不持是也，天地之所以生长收藏，莫非德也，吾人之所以生身立命，亦此德也。全是德焉，一尘不染，万虑皆澄。不汨于纷纭撩扰之欲，浑涵于渊深宁寂之天，则天地之所其者吾具，天地之所主者吾主，则通乎天机，彻乎地轴，此感彼应，鹤鸣而子和也。可以成位于两间，先天而天下违，后天而奉天时，盖不知天地为我。我为天地矣。”

处之一载，遇讲解即以玄理明喻，诸生循循入于玄。嗣周最先悟。予恐迹露，

于子日朔，诘朝不告而行焉。

抵淮，值疫疠大作。予驻足于一草庵，施符水，饮者彻愈。凡饶足者，请符一纸受一钱，贫勿受。所全活暨郡几千万人，得钱一千万馀，贮之于藏。疫后岁歉，殍枕籍于道，予发钱赈济，又活百千人。盖预知其此而受以请符钱也。施钱完，往矣哉行乎。入扬州之三吴，观西施台石室。

吴地崇魅，信符术，好巫觋事，然浮靡浇漓，俗薄甚。予乃作颠魔道人，柳行者作一小行者，行歌于途。歌曰：

忆昔下山兮乘清风，头戴白云兮足踏龙。饮的是石泉兮，餐的是松。

唱一个道情兮，念一个哈哈哩吆哄，哈哈哩吆哄。

柳行者歌以和之。歌曰：

从俺师父兮化一道风，被着草衣兮杖一条龙。相伴的是明月兮，相交的是赤松。

唱一个道情兮，念一个哈哈哩吆哄，哈哈哩吆哄。

一路颠狂唱将去，闹动了一镇之人，若大若小，若老若幼，拦街拥巷来看。予见人众，又整肃庄端，口叫：“贫道要化一个大大的施主，有缘的长者。”叫一番，又狂唱一番，竟日并无遇。明日又如此。至第三日，只见一个老者约六十余岁，发半白黑，丰姿魁伟，器宇轩昂，立着脚儿，定着眼儿，看了一回，徐徐问云：“你这道人化那施主做甚么？”予佯为不知，只顾叫。那老者把予一扯。柳行用脚一勾，将老者倒翻一跌，打了两个滚。众人一齐大笑。老者速便扒起，回身奔归家去。喝令四五健仆将予二人揪抬去家。众为惊骇，计其必遭害也。

此老者乃姑苏土豪，资财无算，仆从百十，妾婢不计，犯者则以策毙，睥睨一郡，莫敢谁何，称为翼虎袁伯稽。擒至中堂，伯稽一见咬牙忿恨：“你这野道，好生无礼，吾乃一郡之豪，谁不推让。吾好意访你缘由，何故贼才及轻弄吾，人前戏帽帻，招惹市嘲？”喝仆：“与吾先打大棍三十，然后送去官司，明正其罪。”诸仆将柳行先动杖。未近身，被柳行一变化出本形，惊得魂飞魄散，抱头跑躲。老者惊倒于地，半晌方醒，起来一看，又是好相，问予道：“你这道人好蹊跷子，适才那鬼怪那里来的？”予笑答曰：“长者，你眼中不知好歹，不分善恶，止我

师徒二人在此，安得有鬼怪？岂不闻《太上经》乎？‘人有善念，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，人有恶念，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。’贫道乃是善人，同弟子街坊化缘，未曾干冒门下。乃长者自寻耻辱，途中倾跌，失误使然，便欲害我师弟。此恶念也，故恶神随形，己自见而我不见。老年岁月几何？光阴岂肯久驻？精神岂是活水，势利岂是东洋？有信有屈，有成有败。譬如一个器皿，坚固的用得长久些，不坚固的早早坏了。长者身享富贵，傲世轻人，皆是前生种下的根蒂。若今生又行善果，一灵完融，又投一个好去处，与今一般；若迷失了这个路数，胡乱凭自家的性儿行，则灵光一失，乱撞走去，怕不能够使得这般势儿。要知前世之因由，但看今生之受用，要知后世之何如，但观今生之动作。这一口儿气在，金银也有，食服也有，妻儿也有，豪势也有。这三分儿气无，金银也是空，食服也是空，妻儿也是空，豪势也是空。省一省，思一思，早早回头也不迟。打一拳，踢一脚，丢开爱欲方是觉，就如适间长者见怪惊倒，若不苏时，不知此际怎么样了？安得与贫道会谈？众人仆从平昔受长者惠养，婢妾妻子平昔是长者顾爱，遇此一事，大家只顾自己的性命，躲的躲，逃的逃，那一个在你侧边管你？还是贫道，乍会之间不曾受长者一毫恩，反要害我师徒性命，却倒爱长者，在此看顾，不跑去了。长者，目前之事可以深省矣。贫道在庵中制得一篇曲儿，时闲中命此童唱以消遣，今当令童唱与长者听着。”柳童承命即唱。曲曰：

生如萍絮无根蒂，何苦贪迷不转头？金银巴积过山斗，红粉朱颜恣晏游。

精神竭敝从情媾，朝欢暮乐无废体。口食多方百味馐，浑身锦服兼纹绣。

出入的高车驷马，专爱去花柳优游。

又曰：

思量在世多般有，岂料无常万事休。丘山金宝难看守，美貌娇容尽弃丢。

珍馐锦绣成虚谬，玉勒金鞍难再跨。身在青青草一丘，狐狸松柏为俦友。

纵有个贤孙孝子，那能够替你担忧？

柳行唱完大笑：“好痴汉！只顾前，不顾后。北岭是谁？东郊是谁？那草堆儿却是英雄的人，那高丘儿都是富贵的客。那高山上白头儿的，却是个不爱名利的老，那蓬莱中赤颜儿的，却是个不贪花柳的士。好痴汉，好痴汉，你要害咱们

呵，缘何自见神见鬼？”说了一场又笑。那长者如木雕泥塑一般，说得呆了，半时不做声。久之，稽首向予，叹息言曰：“惜老夫肉身不识高品。仙长言言有理，句句通情。但老夫日迈西山，精亏于往，何能修炼以足前功？请师上位，愿执弟子受教门下。”予不辞受拜，即以回光返本之诀授焉。留旬日，已入头路，托以觅药而行。殆不特变其强梁之习，而诱之入玄窍中。此举柳行首功也。

沿途施药，憩于临安之吴山岭焉。凡一日救痘毒者十，蛊症者五，痨瘵者十有八，度一僧三道，携柳行遂之江右，入玉山，其中杳无人踪。与行坐盘杨树下，行曰：“夫子，此吾树也。吾恶之，不可居。”徙之梓树下。少刻，杨树轰轰如雷鸣，又轧轧如车鸣，又喔喔如鸡声。柳告曰：“怪哉，怪哉。”须臾，柳行持剑欲寻其怪，迹其声而涉，沿山循岭而去。予方随起，行不百步，又一柳行至曰：“夫子何之？随夫子者肖童，此何物耶？”予骇然莫辨。其先促予起行之怪，乃睁视曰：“此吾夫子吕师也，你是何怪？”柳行曰：“此吾夫子也。吾为柳行，乃钟祖命名。”怪曰：“吾乃柳树精，向年从主吕岩赴京，吾死柳树，故为柳精。那里又有柳行？”柳行向予曰：“主人请复坐，待吾斩此精后行。”柳行曰：“你既是真，吾与你试手何如？”精允。

二人各逞本事，行者大哨一声，狂风拔木，飞沙走石，乱打其怪。其怪大哨一声，黑雾弥漫，狼牙大棍不计其数，空中打来。柳行横遮直挡，棍皆散乱坠地，大喝声：“疾！”猛兽咆哮，豺狼队出。那怪不慌不忙，亦喝一声，狮象成群，蛟龙奋鼓。彼此相角，一个用推山倒壁之威，一个逞翻江掀海之势，万径于歧，万化不一。予看之许久，知怪之神力不下于柳行，乃以拂尘一挥，开剑一指，其怪忽尔无踪。杨树震动，吼气如怒，始觉其为杨树之精也。于是付剑与柳行，使伐之。行用力一砍，树为两截，血流山蹊，除是怪矣。

诣及饶，绕九江、洪都，暨观龙虎诸山，访诸玄真之众。扮为全真，讲一窍之旨，无遇于知者。遂之闽焉。蛮夷之俗，尤不省悟，乃行歌于市，寓玄理于俚言，藏真机于俗论。盖期乎世之易从而或化也。歌曰：

高台镜兮洁且明，鉴妍媸兮美恶分。全一真兮稟虚灵，具众理兮应感神。忽蒙垢兮蔽埃尘，污物景兮失其真。清者浊兮明者昏，天者去兮人者侵。月掩云兮水淹萍，戕其性兮斁其伦。劝君刮垢兮磨洗其尘，复此虚灵兮全其本真。一窍混

涵兮不逐沉沦，可以久视兮不必更铸，其心如水常清兮，如月常明。终天终地兮，历遍古今。

康衢曲巷，闹市穷途，无不涉过。听者肩摩襟接，老幼男女皆倾耳焉，第无一人动心下问。如此行歌旬日，其术竟不可售。乃于十字路头铺设香案，书符法以施救病。请符者征应如神，始有投于门下者。相续而至，凡千五百余人。稍稍省悟，日跻于盛。为有司所恶，以为张角之流，差捕收予二人，置之缧绁凡百日，殆数也，故不逃避。限满，与柳行皆出囹圄，遁去东西二广，遍及不毛之地，经风冒雨，寒侵暑暴，尝味殆尽，苦辛劳惫，人所不堪。计所入玄门者千百万，所救济者千万五千七百有奇。

是时再过活水村。予内予已登真悟，庵所如故。予居祖墓之侧，期与神会。方十馀日，是予父母皆在极乐国中，居于净土，为彼罗走之主矣。害不可胜，将欲回庵，师傅已到，命曰：“子功德完美，溥博广大，天曹备录矣。然山川灵秀之气，不可不收览之。可再事游衍，博观形胜，访道觅玄，以取精华益其根本，吾来指汝会于终南，不必更转旧庵耳。柳行当慎谨随从，功亦匪细。”二人领旨。师遽驾云而别。

予与柳行先游铁门关，泛洞庭之舟，谒湘妃祠，留诗以吊。诗云：

九旌旗节稳君山，帝女多情此地看。

血泪不知流几许，琳琅万个尽斑斑。

转于哑泉，吊马援庙。诗云：

钁英风迈世臣，东南首肤夺先声。

忠魂千古存生气，椎武犹能助孔明。

复于武当，扣龟蛇水火之诀。当夜亲面北极，与之谈太乙之旨，得玄虚上乘妙法。遂赋一律。诗云：

窍里圆珠亲玉翘，琼浆顶上湿金袍。春风不动窗前竹，夜雨能滋海上桃。

虎啸龙吟铅汞合，蛇蟠龟息坎筑交。诺成不昧三光显，照得灵犀万丈高。

又曰：

前向岩前铁杵磨，成功不惮用功多。三千六百劫行满，铸就降魔一太阿。

就望梅山，赋挂箭峰。诗曰：

绐梅甫得玉津通，急讶酋骑薄雾中。不是峰头犹带矢，将军谁识昔年雄？

望武陵溪，至武夷之巅。凡十日，遍观风景，以俟道友之至，或得而与之谈论焉。为赋古风一篇。诗曰：

建溪之阳地毓灵，葱葱苍苍多松筠。年深不识尧君历，夜静忽闻王子笙。

桃花泛水流九曲，波回石涧飞寒玉。青鸾岂作凡鸟鸣？玄鹿谁同野兽逐？

笑看童子采灵芝，荷衣芰服称风吹。朱颜老叟自何代？言说生从盘古时。

山门无寒亦无暑，蟠桃红兮蕨薇紫。欲将白石与青精，漫燃龙竹闲烹煮。

武夷之山秀且高，参玄堪把死生逃。山中日月常如此，一局棋枰白昼消。

陟卧龙岗，试观岗顶景物，睹遗迹而兴感，真人杰哉。诗曰：

梁父诗常抱膝吟，潜龙时动跃龙迎。

奇谋远出当年士，遁甲今犹羨八门。

再历龙虎山，访道陵遗法，留旬日，有题诗曰：

龙虎山分龙虎形，九州舆图此为真。君非尘世逢人杰，不显乾坤育地灵。

赤符禁院千年录，白鹤松间一片云。为问师从何处去，碧霞隈里觅参苓。

由天台步石梁，觅罗汉之所居，寻桃源之旧脉，直跻巔际，深入险隘，盘坐于古柏根边。时夜静月明，万籁俱寂，咿咿哑哑，吹动箫管，音乐之声翕然交作。自山隙处步出数十童子，荷衣翩翩，跣足蓬头，成队而行，向南而行，向南灭迹。又笙瑟清亮绕耳，白发红颜数十辈，过予而前。予将揖之，遽然不知其处。又欢声鼓沸，笑语朗朗，女娥数十辈隐隐望东而逝。一夕之间，景出千状，为赋五言古风，诗曰：

台山最奇特，巉岩坚削壁。千峰攒羽翠，一水环玉碧。

横架石梁桥，如虬贯九霄。波澄龙剑鬣，松定鹤归巢。

闻说避秦女，不作襄王雨。云肌映月华，霞佩随风举。

老衲采薇餐，入定坐天龕。桃隨飛潤暖，百鎖老岩寒。
石闕時時閉，歲月應無記。欲扣玄中玄，却煉炁中炁。
忽聞空谷中，音樂鳴天風。萬壑人踪寂，四時花色紅。
買舟南海，謁大士。升洛伽山，望潮汐，悟妙覺圓明之道，參大乘大法之禪，
卓立見如來，慧眼親陀密，乃作偈焉。偈曰：
晃晃朗朗海心月，圓圓融融無欠缺。一朝捧出中天來，萬古清暉昏夜白。
嘆！打破個中舍利子，恁他游兮何須歇？
又詩曰：
山如波面一浮茄，天竺南游此駐槎。玉露朝餐龍捧鉢，金蓮夜煮鹿添花。
禪龕淨沸封雲壁，珠芷呈輝斗月華。試看東夷諸處國，海天缥渺脫栖鴉。
去南溟，至于臨安之飛來峰，燕坐呼猿洞中，杳無人覺。謂柳行曰：“奇哉
斯峰也。山巒插天，巉壁倒挂，洞自天造地設，山川之秀如此乎！”賦詩曰：
一翼施靈鸞，玲瓏若自飛。
洞間僧入定，山靜鶴來栖。
飯熟呼猿食，經談悟鳥啼。
叮咛久留住，切莫更飛歸。
适有慧一僧者，知予來踪，最與善，款予彼此參訣，遂棄禪而歸去，由寂滅
而見性，從虛無識有。拉予觀洞霄。同賡迭和。予詩曰：
步入靈巒處，行行漸蹑高。九峰環翠壁，一徑繞青霄。
鼯鼠如蒼鶻，山硯似善桃。洞門原不閉，應許追由巢。
僧和曰：
翠屏九層拱，青巒萬疊高。堵峰嵬接日，二洞杳通霄。
口燬孤村火，春華古樹桃。禪機自寥寂，不必學登巢。
自洞霄而天姥，與之聯句。予曰：

天柱东西立。神睛左右悬。(僧)烟云飞脚下，(予)星斗列胸前。(僧)众幼皆归寂，诸空总入禅。(予)

上方金声击，(僧)梵院宝灯燃。怪石依嵎虎。文萝匝地钱。(予)瀑布峦针刺，蜂腰霞锦联。(僧)

县花开就采，蜗字续成编。(予)螟归莺不乱，春露草多妍。(僧)竣削凌青汉，(予)

嶙峋接碧天，笑谈惊下士，(僧)身世竟茫然。

联成十韵，馀诗不纪，难悉述也。

留连月馀，一夕僧谓予曰：“聚首易，分首难。贫僧幸得遭逢鹤从，何忍分离？然涅槃先归，以图后期。明日午时，希为贫僧指去归路。乃见月馀友爱。”予受言。至明午，僧沐浴端坐而逝。予措龛就其山，聚众下，火中出，予执火授偈。偈曰：

莫著芒鞋乱行走，好将云衲自修藏。须弥山上风光好，回看县花暗吐香。

休奔涉，用慌忙，从今脱去臭皮囊。大千界里留真迹，极乐邦中日月长。

咦！跳出爱河春日好，阿那会上饮醍醐。

于时火光中现出真形，嘻然直上，往西而去。众僧收拾馀烬已毕，予遂辞行。

往金山泛洋而观，居山寺旬余，诗曰：

浩荡沧溟万顷多，中涵山似出青螺。

僧归洗钵龙吞饭，客坐观潮食引毫。

瞰月危楼临险峤，谈经法座浸洪波。

试将尘袂清流濯，喜挹天风舞更和。

乘流逐趣，沿途玩景，询九华之胜，抚六朝之迹，乃伫足于九华焉。天气晴和，山光秀丽，口缀一绝，诗曰：

霁色初开丽九华，山如列嶂转青纱。

当时指出菩提路，一径波罗路不赊。

山之麓有丹士金守一者，筑室烧炼，遇予即扣黄白之术。予以“烧丹一事，贪者之迷阵也。不观之狐哉？惑日精月华，收人魂物魄，遂能变化。或为男，或为女，魔障于人，无有知者。一旦逢法士击之，本形即现，狐不能掩。乃知本来之质非可伪为。若人力得以夺之化，则天不必产宝，地不必毓珍矣。曾有句古语曰：‘真假原难混，终须复本形。贪夫纵用计，反自陷寒贫。’再听我道来！”唱曰：

劝君休要烧铅汞，岁月徒担送。黄芽未必生，白雪成何用？

伴纸灰，如做了一场的蝴蝶梦。伴纸灰，如做了一场的蝴蝶梦！

又曰：

三方炉鼎空添火，痴守文和武。投胎为养沙，取气难离母。

镇日间打天疏，担尽了多辛苦？镇日间打天疏，担尽了多辛苦？

又曰：

死砒铅汞寻烧药，自说通天法。五金总不私。八石终难合。

入明炉，过铅池，都是个乘波筏。入明炉，过铅池，都是个乘波筏。

又曰：

世间人说烧丹，须用先成内，岂知内就皆无累。万鉴不关心，丘槎非为贵。

总然是点石金，到底成砖块。总然是点石金，到底成砖块。

金守一闻予言，即将丹灶鼎器尽行毁坏，求一窍之诀，门门不倦。予亦开端竟说，不少秘吝。引入路途，拂衣去燕。

蹑五云之巅，瞻沙漠之域。怅望久焉，为之赋《思征篇》。篇曰：

燕云渺渺狼望北，塞鸿鸣兮塞马逐。登山一眺荡我思，万里烟霞遮远目。

轻扬拂拂复扬扬，满地霏霏芦草黄。未审关山何处是？总不担忧亦断肠。

夜寂月明羌笛弄，边床惊觉从军梦。正居兰室话分离，岂知不与妻儿共？

忆昔离家美少年，迩来白雪却垂颠。倚门空劳慈亲目，牵挂应饶内子钱。

香闺罗袖重重湿，时为征人血泪滴。试看沙上叠成山，尽是闺中所思骨。

腰间斗印未成金，塞外星天已役魂。虽得芳名著汗竹，那能贤孝奠荒塚？
望穷不觉酸双鼻。为恸征人苦从役。人生自古死难逃，后人枉把前人泣。

又五台山诗曰：

一重重上一重重，形势嵯峨耸碧空。

咳唾不教颠顼下，恍疑甘雨降时龙？

下五台，浮槎于星宿。溯黄河之源，遇师于舟。师曰：“盍归乎？”挈予游三峰、方丈、瀛洲诸山，坐于东瀛山之上，顾予曰：“吾为寻子，途行甚渴。东海之东有桃焉，子可采而食吾。柳行留此。”予承命往焉。

东山高万仞，更无桃树。行行而东，有树可大里许，繁枝计百围，皆无桃。惟东海一枝细如指，桃大如瓜。下俯洪流巨浪。予不惜其生，持力向上，折枝攀桃而奉师。师喜曰：“美哉，桃也！吾何忍独食？”分而为三，共享其桃。食竟，师曰：“子折桃见一物否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”“来。吾与子往视之。”同行至桃所，视流中一尸，荡漾于波心，热察详视，乃予之形质耳。师指之曰：“此非子血肉之躯乎？今此已去，可以面帝矣。”

是日，即同师面玉帝。帝降敕为纯阳真人。记其时，唐开元庚申年四月十四日也。敕柳行为仙，行受勅。拜辞帝毕，与师归，归本之阆苑。

李、张二师相见大悦。逾时，西王母至，又移时，玉衡星、麻姑、天极上真、云姝、月奴、商山，绎县诸仙骈集云合，皆来称庆。庆毕罢去。予居阆苑，思以普度。师诺。

予别师，带柳行遨游。为经生于昌黎，所以广法术而度韩子也，为道者于婺源，所以施神通而度何姑也。辅钟师而托迹，佐张师而化身，所以度国舅与神翁也。若夫岳阳三醉，画黄鹤以酬主人，则幻行起之于童年；洛阳屡游，掷黄金以戏大士，则少年不惑于邪志。施药于庐，见形于汉，在在存仁，处处布惠。江河湖海，无所不经；畿甸要荒，无往不历。则又蝉蜕之后事也。八真既集，德行优余，帝进级曰弘仁普济孚佑帝君，位居震宫，职列上相。嗣是而后，乾坤不毁，神化无穷，又岂毫楮之所能尽哉。

予非好为世媚，以悦人之心志，而甘事词说之烦也。诸生固恳，勉强以应，

乃掇拾梗概为诸生谈。其间俚耶华耶？常耶怪耶？由乎物议。予何计，予何计。

后传

○神通变化

◇武昌卖墨

洞宾游武昌，诡为货墨客。墨一笏，仅寸馀，而价钱三千。墨不售。众咸笑侮。有鼓力王某曰：“墨小而价高，得无有意耶？”自以钱三千求一笏。且与客剧饮，醉归昏睡。午夜，俄有叩户者，乃客以钱还之，辞去。比晓，视墨，乃紫磨金一笏。上有吕字。遍寻客，已不复见。

◇武昌鬻梳

洞宾游武昌天心桥，诡姓名，鬻敝木梳，索价千钱，连日不售。俄有老嫗行乞，年八十馀，龙钟伛偻，秃发如雪。吕祖曰：“世人循目前袭。常见吾高价货敝秽物，岂无意，而千万人咸无超卓之见，尚可与语道耶！”乃以梳为嫗理发，随梳随长，发黑委地，形容变少。众始神之，争以求梳。吕祖笑曰：“见之不识，识之不见。”乃投梳桥下。化为苍龙飞去。

◇水化成酒

马善，东都人。熙宁初，举进士不第，学道。一日，与一侯道人行汴水。见一羽士，青巾布袍，体秀骨异，目如明水，面无尘土。马啜啜茶，且饮食之。侯性素嗔，叱之。羽士曰：“吾有不死法。”侯诘之。羽士曰：“汝有何法？”曰：“飞符招召鬼，点石化金，归钱返璧。”羽士曰：“子所为，皆非正法。”侯曰：“子何能？”曰：“吾能壮吾气，清吾神。”侯曰：“何谓壮吾气？”羽士曰：“但试观之。”乃吐气射酒肆，去烛数十丈而烛立灭；复吐气吹侯面，若惊风大发，凛凛不可支。二人起谢曰：“先生非凡人也。幸见教。”羽士曰：“学仙须立功行。功即勤，苦修炼，行即济人利物。”侯曰：“弟子平生以药济人，非功行乎？”羽士曰：“予杀物命以救人命，是杀彼以生此也。不若止用符水愈疾，自佳。”语及曙，羽士别去，曰：“吾将返湘水之滨矣，与子酌别于柳阴下。”以百金，令侯市酒。适无酒，羽士以瓶一只，命侯取汴水一瓶，以药一丸投之。立成美酒。三人

共饮大醉，羽士留诗一章曰：“三口共一室，室畔水遍清。生来走天下，即是姓兼名。”既别，二人思之，乃洞宾也。

◇纸中方窍

监文思院赵应道，病瘰疬，几委顿，泣别亲旧曰：“吾死矣。夫闺阁中之物皆舍得，独鹤发老亲无托，奈何？”语未竟，俄有道人扣门语赵曰：“病不难愈也。”取纸二幅，各掐其中为二方窍，径可二尺许。以授赵曰：“俟夜，烧一幅灭之，调乳香汤涂疬上，留一幅以待后人。”言讫，道人不复见矣。始悟两方窍乃吕字也。

◇石上方窍

梓潼娄道明家富，善玄素术。尝蓄少女十人，才有孕即遗去，复置新者。常不减十人之数，昼夜迭御无休息。而神清体健，面若桃红，或经日不食。年九十九，止如三十许人。尤好夸诞大言，对客会饮，或言玄女送酒，或言素女送果，或言彭祖、容成辈遗书，自以为真仙也。一日，洞宾诡为乞人登门。娄不识之，叱使去。洞宾以两足踏石上，遽成两方窍，深可三寸。娄始惊异，延置坐右，曰：“子非凡人也。”出侍女，歌《游仙》词，命之酒。洞宾口占《望江南》词酬之曰：

瑶池上，瑞雾蔼群仙。素练金童锵凤板，青衣玉女啸鸾笙，身在大罗天。

沉醉处，缥缈玉京山。唱彻步虚清燕罢，不知今夕是何年，海水又桑田。

侍女进蜀笺请书。洞宾自纸尾倒书，彻纸首字足，不遗空隙。娄大惊喜，方欲请问道号，洞宾曰：“吾已口口相传矣。”娄请益。复曰：“吾已口口相传矣。”俄登门外大柏树杪，不见。后数日。娄忽不快，吐膏液如银者数升而卒。口口相传之说，与夫石上两方窍，皆吕字之寓也。

◇罗浮画山

洞宾游罗浮朱明观，至小庵中。值道士他出，独一小童在。童揖曰：“先生游此乎？”遂窃道士酒以献。洞宾清引，使小童尽其馀，童不屑。童素患有目内障，洞宾以所馀酒噀其目，忽然开明，若素无患者。乃取笔画一山于壁，山下作池三口，谓童曰：“汝饮吾酒，则得仙矣。不饮，命也，然亦当享高寿。”言讫，飞入石壁隐去。及道士归，见所画山彻壁内外，大惊曰：“山下三口，乃嵒字。”

非吕先生乎？”后童果百五岁而终。

◇庐山淬剑

洞宾游江州庐山真寂观，临砌淬剑。道士侯用晦问之曰：“先生，剑何所用？”曰：“地上一切不平事，以此去之。”侯心异之，以酒果召饮，谓曰：“先生道貌清高，必非凡尘中人。”洞宾曰：“且剧饮，无相穷诘。”既醉，以箸头书剑诗一首于壁曰：

欲整锋芒敢惮劳，凌晨开匣玉龙嗥。

手中气概冰三尺，石上精神蛇一条。

奸血默随流水画，凶豪今逐渍痕消。

削平浮世不平事，与尔相将上九霄。

题毕，初见若无字，而墨迹灿然透出壁后。侯大惊，再拜。因问剑法。曰：“有道剑，有法剑。道剑则出入无形，法剑则以术治之者，此俗眼所共见，第能除妖去祟耳。”侯曰：“今以道剑杀戮奸人于稠众中，得不骇俗乎？”曰：“人以神为母，气为子。神存则气聚，神去则气散。但戳其神，则去其气，而人将自没，或假于人，皆此类也。”侯叹曰：“此真仙之言也。愿闻姓氏？”曰：“吾吕嵒也。”言讫，因掷剑于空中，随之而去。

◇仙乐侑席

洛中陈执中，建甲第东都，亲朋合乐。俄有褴褛道士至，即洞宾也。陈公问曰：“子何技能？”曰：“我有仙乐一部。欲奏以侑华席。”腰间出一轴画，挂于柱上。绘仙女十二人，各执乐器。道士呼使下，如人累累列于前。两女执幢幡以导，余女奏乐，皆玉肌花貌，丽态娇音，顶七宝冠，衣六铢衣，金珂玉佩，转动珊然，鼻上各有一粒黄玉如黍丸，而体甚轻虚。终不类生人。乐音清彻烟霄，曲调特异。三阙竟，陈曰：“此何物女子？”道士曰：“此六甲六丁玉女。人学道成，则身中三魂七魄，五脏六腑诸神皆化而为此。公亦愿学否？”陈以为幻惑，颇不快。道士顾诸女曰：“可去矣。”遂皆复上画轴。道士取轴张口吞之，索纸笔大书曰：

曾经天上三千劫，又在人间五百年。

腰下剑锋横紫电，炉中丹焰起苍烟。

才骑白鹿过沧海，复跨青牛入洞天。

小技等闲聊戏尔，无人知我是真仙。

末题曰：“谷客书。”即出门，俄不见。陈谓：“谷客乃洞宾也。”悔恨欲抉目，未几谢世。

◇管片泛波

渌江笔师翟某喜接力士，洞宾往谒之。翟馆于家，礼遇殊至，自是往来弥年。一日，挈翟游江之浒，撕笔管为二片，浮于波上。洞宾履其一，引笔师效之。翟师怖，不敢前。洞宾笑而济，及岸，俄不见。翟始知其异人也。旬浃复来。自挈饮食食翟，皆臭腐也。翟掩鼻谢，弗食。洞宾太息曰。“若不能恶食，吾以肉酱两瓶遗君。”遂去不复见。开视酱瓶，皆麸金也。两瓶者，非两大瓮之类乎？

◇鯀鱼再活

洞宾游庐山酒肆，见剖鱼作鯀，曰：“吾令此鱼再活。”鯀者不信。洞宾以药一粒纳鱼腹中，良久，跳踯如生。鯀者惊，试放于江，圉圉洋洋，悠然而逝。觅洞宾不见。

○更名点化

◇回处士

尚书郎贾师雄藏古铁镜，尝欲淬磨。洞宾称回处士谒焉，乞试其技。笥中取少许，置镜上，辞去，曰：“俟更取药来。”追之已不见。但见所寓太平寺，扉上题诗曰：

手内青蛇凌白日，洞内仙果艳长春。

须知物外烟霞客，不是尘中磨镜人。

视镜上，药已飞去，一点光明如玉。

◇回道人

洞宾游长沙，诡为回道人，持小瓦罐乞钱。得钱无算，而罐常不满，人皆神之。一日，坐市道上言：“有能以钱满吾罐者。当授以道。”人争以钱投罐，竟不满。有僧驱一车钱，戏曰：“汝罐能容之否？”道人唯唯。及推车入罐，戛戛有

声，俄不见。僧曰：“神仙耶？幻术耶？”道人口占诗曰：

非神亦非仙，非术亦非幻。

天地有终穷，桑田几迁变。

身固非我有，则亦何足恋。

曷不从吾游？骑鲸腾汗漫。

僧益惊疑，欲执之。道人曰：“若惜此钱耶？吾今偿你。”取片纸投罐，祝曰：“速推车出。”良久，不出。曰：“非我自取不可。”因跳入罐，寂然。僧击罐碎，有片纸题一诗曰：

寻真要识真，见真浑未悟。

一笑再相逢，驱车东平路。

僧怅然归，次东平。忽见道人曰：“吾俟君久矣。”以车还之，钱皆在。曰：“我吕公也。始谓汝可教。今惜钱之念如此，不可也。”僧方悔谢，不及矣。

◇回心回心

安丰县娼曹二香染恶疾，为邸以舍往来客。洞宾诡为寒士，托宿。仆以其褴褛拒之。二香曰：“吾既立此门户，垢净何择焉？”遂延入，殊礼遇之。居无何，曹疾作，呻吟良苦。洞宾以箸针其股曰：“回心，回心。”时门外有一皂角树，久槁死。洞宾投以药，即别。翼日，树再生，枝叶甚茂。曹始悟其为神仙，而回心者，吕也。即毁冠服，去粉黛，弃家远游。人为建吕先生祠奉祀焉。绍兴末，曹忽还乡，颜状秀异，人无识者。乃自言本末，复去，不知所终。

◇无心昌老

横浦大庾岭有富家子，慕道建庵，接云水士多年。一日，众建《骨篆》大斋方罢，忽有一褴褛道人至，求斋。众不知恤，或加凌辱。道人题一词曰：

暂游大庾，白鹤飞来谁共语？岭畔人家，曾见寒梅几度花？

春来春去，人在落花流水处，花满前溪，藏尽神仙人不知。

末书云：“无心昌老来。”五字作三样笔势。题毕，竟入云台，良久不出，迹之，已不见。徐视其字，深透壁后矣。始知昌字无心。乃吕公也。众共叹惋。

◇宾上人

青城山丈人观黄若谷，风骨清竣，戒行严洁。常以天心符水、三光正符治疾，而得人钱帛，即以散施贫乏。洞宾诡为宾法师上竭，留月馀。所作符篆往往吹起，皆为龙蛇云雾飞去。治鬼召将必现其形，通人言语。足踏成雷，目瞬成电，呵气成云，喷唾成雨。又善画，不用笔墨，但含墨水喷纸帛上，自然成山川花木，宫室禽兽人物之状，略加拂拭而已。每画得钱，即市酒与若谷痛饮。若谷饮素无量，每为宾所困。一日，若谷问曰：“先生操行异常人，必自神仙中来，还可语吾道否？”曰：“子左足北斗七星缺其一，奚能成道耶？更一生可也。”若谷惊曰：“宾公殆圣人矣。”盖其左足下有黑子作北斗七星状，而缺其一，未尝为人所知故也。复问：“寿几何？”洞宾倒书九十四字于壁，作两圆相围之，即别去。始悟两圆相乃吕字，而宾姓其字也。后若谷四十九岁卒，果符倒书之讖。

◇黄祆翁

长沙钟将之仲山，嘉定己巳自金陵罢官，归舟次巴陵南津。晡时，俄见一舟过焉。舟中一黄祆翁，风貌奇丽，凝然佇立，熟视仲山良久。仲山窥其篷中无他物，惟船头有黑瓶罐十枚，篷前两青衣童参差立。仲山意其必经渡。既而仅行二丈许即回楫，而黄祆翁已复端坐篷后矣。再熟视仲山良久，俄失船所在。仲山始以为巨商，未与之语，至是恍然惊讶，知其为异人也。翌日，往吕仙庵拜礼真像，果俨然衣黄衣，亦有两青童侍侧，而其貌则皆与昨日所见者惟肖也。仲山自恨凡目不识真仙，感叹无已。周星作《水调歌头》词，有“更似南津港，再遇吕公船”之句。次年，下世。仲山之孙尝出其祖所绘黄祆翁真迹示予，诚为清峻绝俗云。

○进谒儒门

◇谒王岳州

太常博士壬纶守岳州，有回道人谒，貌揭不揜骭，语音清圆。纶问世系。回曰：“世系不足问。所请教者奕棋耳。”与奕。纶素号国手，至是连负。日云暮，乃酌以酒，问：“何方人？”回书诗曰：

姓籍班班有姓名，蓬莱倦客吕先生。

凡人肉眼知多少，不及城南老树精。

纶惊讶间，已失之矣。庭中烟云滃然，移时不散。

◇谒石舍人

石舍人王休，因避署，有褴褛樵夫持斧而前。眉目秀整，议论清快。石问乡里及世系。曰：“老夫生于河南，移居于终南山，吕渭之裔也。所学者庄子、老子，此外无所为。”石问：“终山有何？”曰：

终南何所有？所有惟白云。

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。

石异之，款留二日，相谈超生离死之法。将别。曰：“吾将往岳阳。”以丹一粒遗石服之，年九十馀而如婴儿。

◇巴陵犯节

洞宾行巴陵市，太守出。犯节。前驱执之。太守置诸狱，令书凝日，迨晡无一辞。史趣之。洞宾曰：“须我酒醒。”吏曰：“汝不忧罪？尚以酒为解也？”言未竟，俄失之，但遗一幅纸曰：

暂别蓬莱海上游，偶逢太守问根由。

身居北斗星杓下，剑挂南宫月角头。

道我醉来真个醉，不知愁是怎生愁？

相逢何事不相认，却驾白云归去休。

太守惊曰：“此吕公也。”夙兴焚香谢过。一日，于水盆中见焉。亟召画史图之，与滕子京本绝类也。

○经从道观

◇游太平观

江州太平观道士有高志，洞宾访之，赠之诗。赠诗曰：

落魄薛高士，年高无白髭。

云中闲卧石，山里冷寻碑。

夸我饮大酒，嫌人说小诗。

不知甚么汉，一任辈流嗤。

末小书云。“回道人同三客访薛炼师作。”始知洞宾并寓其字。

◇游天庆观

宿州符离县天庆观有宁道士，少年谈老庄有奇趣。一日晨兴，有卖药道人至，即洞宾也，仪状雄伟。往来弥月，因以老庄之要旨授道士曰：“吾观禅学皆出于老庄，纵千经万卷，反复议论，要自立个门庭，源流授受，其实皆本于老庄之旨也。”临别，题二绝句于扉上，作大篆，体势飞动。曰：

秋景萧条叶乱飞，庭松影里坐移时。

云迷鹤驾何方去？仙洞朝元失我期。

二曰：

时传仙篆千年术，口诵黄庭两卷经。

鹤观古坛松影里，悄无人迹户长扃。

既去，人争刮以治疾，良已。字入木寸馀，墨迹不灭。

◇游天庆观

洞宾游秦州天庆观，对道流悉赴都郡醮席，独一小童在。洞宾求笔欲书壁。童辞以“观堂新修，师戒毋污壁”。乃曰：但烦贮火殿炉，欲礼三清。”既往，见殿后池水清冽，以爪画壁。书曰：

石池清水是吾心，刚被桃花影倒沉。

一到邽山宫阙内，销闲澄虑七弦琴。

末题云：“回后养书。”壁绝高，非手所能及。众叹异，始悟回为吕。“后养”者。先生反对。

○游戏僧寺

◇山寺化妇

洞宾尝游山寺，以剑化作一艳妇入寺。僧行纵观，神驰志丧。过云堂前，有一僧另趺坐，独不顾，竟出门，似若不动心者。吾以为可教。既出门，则已候于无人之地，意欲要而挑之。女色艳人，孽根难灭。此第一章道因缘也。

◇游金鹅寺

洞宾抵四明金鹅寺，顾方丈萧然。顷有童子出，吕问：“此何寥寥？”曰：“莫道寥寥，虚空也。”遂佳其言，题诗于壁曰：

方丈有门出不钥，见个山童露双脚。问伊方丈何寂寥？道是虚空也不着。

闻此语，何欣欣，主翁岂是寻常人？我来谒见不得见，谒心耿耿生埃尘。

归去也，渡浩渺，路入蓬莱山杳杳。想思一上石楼时，雪晴海阔千峰晓。

◇游庐山寺

庐山开元寺僧法珍，坐禅二十年，颇有戒行。一日定坐，见一道人谒，问曰：“师谓道惟坐可乎？”珍曰：“然。”道人曰：“佛戒贪嗔憍杀为甚。方其坐时，自谓无此心矣，及其遇景遇物，不能自克，则此种心纷飞莫御，道岂专在坐乎？”因与珍至云堂，见一僧方酣睡，谓珍曰：“吾偕子少坐于此，试观此僧。”良久，见睡僧顶门出一小蛇，长三寸馀，缘床足至地，遇涕唾食之，复循溺器饮而去，及出轩外，度小沟，绕花台，若驻玩状，复欲度一小沟，以水溢而返。道人当其来径，以小刃插地迎之。蛇见畏缩，寻侧径至床右足，循僧顶而入。睡僧遽惊觉，问讯道人及珍曰：“吾适一梦，与二子言之。初梦从左门出，逢斋供甚精，食之。又逢美酒，饮之。因褰裳渡门外小江，逢美女数十，恣欢之，复欲渡一小江，水骤涨，不能往，逢一贼欲见杀，走以捷径，至右门而入，遂觉。”道人与珍大笑而谓珍曰：“以床足为门，以涕唾为供，以溺为醕，以沟为江，以花木为美女，以刃为贼，人之梦寐幻妄如此！”珍曰：“为蛇者何？”道人曰：“此僧性毒多嗔，薰染变化，已成蛇相。他日瞑目，即受生于蛇中矣。可不慎哉？吾吕公也。见子精忱可以学道，故来教子。”珍遂随之而往，不知所终。

◇开元赠盒

袁州开元寺浴室有大井，泉水甘冽。洞宾爱之，留连旬日，因与寺僧款密。浴室僧待之尽敬，不知其为洞宾也。临行，以墨几笏赠。僧藏之亦不复省。一日李大临转漕江西部至袁，寻僧问曰：“吕先生尝赠汝金乎？”僧恍然曰：“我不认吕先生。但前有道人到此，赠我墨耳，初无金也。”出墨示大临，则墨即金矣。大临摩挲骇异，欲以他金贸易之。僧弗受，但以一笏转赠之，且问：“转运使何自知此？”李昨过零陵，见何仙姑，问吕公动履，何曰：“近吕过此，自言：‘久客宜春，与开元浴室僧相善，喜其有仙风道骨，以金遗之。’吾闻此语。故来验

焉。”旬日，洞宾复来，问僧：“墨何在？”僧具以告。洞宾笑曰：“此女饶舌。”遂与僧携手出门去，不知所之。

◇大云会食

洞宾诡为回处士，游大云寺，尝会食月餘。谓寺僧曰：“僧馔甚精，但少面耳。”遂去。旬日，携少许面至，自炊设，数百僧皆饱足。僧请处士啜茗，举丁晋公诗曰：“花随僧箸破，云逐客瓯圆。”处士曰：“句虽佳，未尽茶之理。”乃书诗曰：

二藻一枪称绝品，僧家造法极功夫。

兔毛鸥浅香云白，虾眼汤诩细浪俱。

断送睡魂离几席，增添清气入肌肤。

幽从自落溪岩外，不肯移根入上都。

以丹一粒遗僧曰：“服此可不死。”遂别去。后僧亦仙去。

○市廛混迹

◇邵城酒肆

邵州城外，有老嫗开酒肆。一日，有吕道人来索饮。偶无酒，嫗以所馀浊酒一升与之。道人问价，嫗曰：“每升钱二十。”道人以指点酒书二十字于门外一紫石上面去。徐视则字迹下透石底，几无馀。自是观者如海，酒肆大售。后人因其居建集仙观。

◇永康酒接

永康军倪某新开酒楼，有一道人至，索饮，自旦及暮，饮佳酝已及石馀。众怪，相聚以观。倪需酒金。道人瞪目不语，颓然醉倒。倪坐守之。曙鼓动，道人忽起，援笔题诗于壁曰：

鲸吸鳌吞数百杯，玉山谁起复谁颓？

醒时两袂天风冷，一朵红云海上来。

末书云：“三山道士阳纯作。”以土一块掷倪而走，出门仰望东北，一朵红云而来，抚掌大笑，俄不见。刮视其壁，墨彻鼓分，视土块乃良金也。自是酒楼大

售，始知阳纯者为纯阳也。

◇汴京茶肆

后周末，汴京有石氏设茶肆。一女尚髻令，令行茶。洞宾诡为丐者，日往，据上坐求茶，衣服褴褛，血肉垢污，殆不可近。女殊无厌恶意，益取上茗待之。父母怒，笞女。女益待之，月馀无厌。洞宾谓女曰：“汝能啜我所饮茗之馀乎？”女以秽甚不可下咽，覆之地。忽闻异香，亟舐之，神气爽然。洞宾曰：“我吕先生，非丐者，惜尔不能尽食吾馀，然吾能从尔愿。欲富乎？贵乎？寿乎？”女曰：“我小家子，不识何为贵，得富且寿足矣。”洞宾去，不复来。后年亦贵显。年百三十五岁终。

◇兗州妓馆

兗州妓侯其姓者，为邸以舍客。洞宾诡服求授馆，蚤出暮归，归必大醉，逾月不偿一金。侯召啜茶。洞宾曰：“吾见钟离先生，谓汝可以语道。”侯不省，以酒饮之。洞宾索饮不已。侯滋不悦。洞宾伸臂示之，金钗隐然，解其一令市酒。侯利其金，曰：“饮罢寝此乎？”曰：“可也。”即登榻，鼻齁齁。至夜分，侯迫榻，洞宾以手拒之。侯亟去，迟明失洞宾所在。视其身，则手所拒处，吕字彻肌上。侯感悟曰：“此吕公也，得非宿世？一念之差，遂至于此。公其来度我乎？”即断发布裘寻洞宾，不知所终。

◇广陵妓馆

广陵妓黄莺，有姿色，豪客填门。一日，有吕秀才托宿。黄以其褴褛垢污拒之。秀才题二诗于屏。一曰：

嫫母西施共此身，可怜老少隔于春。

他年鹤发鸡皮媪，今日玉颜花貌人。

二曰：

花开花落两悲欢，花与人换事一般。

开在枝间防客折，落于地下倩谁看？

题毕，俄不见。

◇东都妓馆

有妓杨柳，东都绝色也。道人往来其家，屡输金帛，然终不与杨交接。杨一夕乘醉迫之。道人曰：“吾先天坎离配合身中，夫妇内交，圣胎已结，婴儿将生，岂复恋外色乎？内交之乐，过于外交之乐远矣。”杨疑讶其语。时宰相张天觉馆宾肃某与杨久狎，杨以告肃，而肃以告张，遽往叩之。道人大呼疾走，径趋栖云庵入堂不出。良久，排闼寻之，则已不见。惟壁上有诗曰：

一吸鸾笙裂太清，绿衣童子步虚声。

玉楼唤醒千年梦，碧桃枝上金鸡鸣。

后庵遭火无少遗，而题诗之壁岿然独存，亦一异也。

○庵堂赴会

◇青城鹤会

绍兴末，洞宾赴青城山鹤会，憩一卖饼果人家，人不识也，颇异之。洞宾浓墨大书诗一章于门之大木上，曰：

但患去针心，真铜水换金。

鬓边无白发，驥马去难寻。

盖寓“吕洞宾来”四字。笔势伟劲，光彩殊常，取刀削之，深透木背。洞宾已不复见。时土人关云祥者见之，即绘其像，乃一清癯道人也。是后饼果大售。

◇江州挂搭

江州瑞昌县潘安抚养道场，尝有道人至，求挂搭。无包无伞。仅有一笠，褴褛村俗。值堂鄙之曰：“你无伞无包，奈何挂搭？”道人云：“既不许挂搭，觅一茶即去。”值堂入，令之坐。及出，则道人反坐主席。值堂怒曰：“不知宾主礼，做甚道人？”道人不揖而去。遗下一笠，值堂不能举。遂会众诵经谢罪，遂举其笠，地上有吕字。人病，取土煎汤，服之立愈，数年间遂成一井，水泡上结成吕字，划开复聚，至今尚存。

○丹药济人

◇绛纱裹药

东京一岁，民大病虐。有老姥家鬻茶，子孙皆病。一日，有道人来。姥善待

之，以子孙病为请。道人曰：“翌旦待我。”姥早起待之。道人以绎纱囊药，曰：“病发者使执之，自愈。一丸可愈百人。过百人即不验矣。”姥从之，子孙皆愈。遍疗，及百人满，果不验矣。姥拆囊，已不见药，但有书“吕洞宾”三字而已。方知遇吕先生也。

◇孝感救母

桐庐有通守，忘其姓名。以母病发背，百方不瘥，祈祷备至，感洞宾，夜梦之曰：“公至孝感天，命余救援。若迟一日，不复可疗。”乃授以灵宝膏方：括蒌五枚，取子，乳香五块，如枣大。二味各细研，以白沙蜜一斤同熬成膏。每服三钱，温酒化下。通守市药，治服即愈。后以施人，立效。

◇赵州医跛

赵州贫民刘某病跛二十年，每夕炷香祷天。一日，有道人手携铁瓢，谓刘曰：“可随我行。”刘随之。行二里许，指地下曰：“此下深三尺馀，有五色石，试掘之。”果得一石，大如弹丸。五彩殊常。道人曰：“子可持归，暴露九日，研细末，以木瓜皮煎汤服。俟愈，可来城东驻云堂东廊第三间左壁上再相会。”刘疾脱然，即往寻之，但见壁上有洞宾相携瓢云。

◇江陵医眼

江陵傅道人，事洞宾像甚谨。乾道中正旦，有一客，方巾衣袍，入共语。良久，招之同饮。傅从之。自是旬日一来。时傅目昏多泪。客教服生熟地黄切焙，取川椒去枝目及闭口者微炒，三物等分，炼蜜丸，空心盐水饮下五十丸。傅服之久，能视物，追思容貌，宛类所事洞宾像云。

◇岳阳货药

洞宾游岳阳，诡名货药，一粒千金，三日不售。乃登岳阳楼，自饵其药，忽腾空而立。众方骇慕，欲买其药。洞宾笑曰：“道在目前，蓬莱跬步；抚机不发，当面蹉过。”乃吟诗曰：

朝游北海暮苍梧，袖里青蛇胆气粗。

三入岳阳人不识，朗吟飞过洞庭湖。

◇成都持丹

成都药市，日有道人，垢面鹑衣，手持丹一粒，大呼于市曰：“我吕洞宾也。有能再拜我者，以丹饵之。”众以为狂，相聚笑随之。道人往还数四，竟无拜之者。道人往坐五显庙前火池上，儿童争以瓦砾掷之。道人笑曰：“世人欲见吾甚切。既见吾又不识吾，亦命也。”吕乃自饵金丹，俄五色云周身，有顷不见，众共悔恨。

◇觉能得丹

黄觉能有诗名，一日送客东都门外旅次，见一羽士。携酒肴，呼羽士共享之毕，羽士举杯蘸水书“吕”字，且曰：“明年江南见君。”明年，果调官江南，复见洞宾，与以大钱七，其次十，又其次小钱三。曰：“数不可益也。吾以药数付遗子。岁旦，以酒磨服。可以岁无病。”觉如其言，至七十三岁，药亦垂竭，卒于东京。

◇德成得丹

李德成能医，盛寒时遇一贫窘道士，衣单衣无寒色。与客入酒肆，自据主席。李怪之。店者曰：“交钱取酒。”道士诣店中取三酒瓶，曰：“中各有一升酒钱。”店者视之果然，乃以三升酒与之。道士酌酒饮，李止取一瓶，二瓶自竭。与李曰：“此小术耳。吾吕洞宾也。”李惊喜，道士书一绝曰：

九重天子寰中贵，五等诸侯门外尊。

争如布衣狂醉客，不教性命属乾坤。

以药一粒遗李曰：“服此当享高寿。”即别去。李服药，发不白，齿不落，百七岁而卒。

◇金陵治痿

金陵万与石尝病痿疾，左半手足不能动，履者数载，百法治之不愈。偶出城南，有道人自普德山来，云：“尔何若此乎？”因以其疾告之。道人以手按其患处，忽觉痛酸，曰：“是岂得为偏相？行当自愈矣。”问其姓号，曰：“我乾姓，号系屯，寄寓于清源观。”遂与言乾坤屯蒙之旨，为天地君师之位，皆世人所经道。万归，其疾顿释，步履如初。乃以其事白诸友人，皆曰：“乾者阳也，系屯为纯。得非纯阳乎？”万因复出访之，竟不得其所在。惟纯阳之像居焉。隆庆庚

午年十一月事。

○景物题咏

◇黄鹤楼诗

武昌守倅，一日对弈，有道人不通姓氏直前，曰：“吾国手也。”守试与弈，才下仅八子，即曰：“太守负矣。”守曰：“汝子未盈局，安知吾负？”道人曰：“吾子已分据要津矣，是以知之。”已而果然。如是数局，守皆负。俄拂袖去，不见。守令人遍城寻之，闻在郡治前吹笛。才至郡治前，则笛声东门。至东门，则闻在西门，至西门，则闻在南门。至南门，则闻在北门。至北门，则闻在黄鹤楼前，道人走往石照亭中不见，但见亭中有诗曰：

黄鹤楼前吹笛时，白苹红蓼满江渚。

衷情欲诉谁能会？惟有清风明月知。

末书一“吕”字。

○因缘会遇或遇而不遇

◇何仙遇道

何仙姑，灵陵市道女也。始，十三岁随女伴入山采茶，俄失伴，独行迷归路。见东峰下一人，修髯绀目，冠高冠，衣六铢衣，即洞宾也。仙姑始仆仆亟拜之。洞宾出一桃曰：“汝年幼必好果物，食此尽，他日当飞升，不然，止居地中也。”仙姑仅能食其半。髯者指以归路。仙姑归，自谓止一日，不知已逾月矣。自是不饥无漏，洞知人事休咎，后尸解去。洞宾尝谓仙姑曰：“吾尝游华阴市中卖药，以灵丹一粒，置他药万粒中。有求药者，于瓢中信手探取与之，观其缘分也。如是数日，他药万粒探取入手，而此丹入手即坠。”因叹世间仙骨难值如此。

◇道友讲经

陈澹然富而儒者也，惟慕道，延云水士多年，竟无所遇。洞宾诡为佣者，为治圃岁馀，所作工役，力过常人。陈爱之，然止以佣者待之而已。一日陈与一道友讲《阴符经》，至“天发杀机，天地返复”，未晓杀机之旨。洞宾从旁抗声曰：“生者不生，死者不死。已生而杀生，未死而学死，则长生矣。”陈大惊曰：“汝非佣者耶？谁教汝为此语？”既而曰：“口口。”则复缪悠其辞，不可解。道友曰：

“田野村夫口口何处窃得此语耳，非实通晓也。”居无何，忽辞去，曰：“吾将远行，明年五月五日午时复来也。”既去，寂然，后有乡人客于巴陵，遇之。曰：“为我寄语陈公，我吕洞宾也。始意公可授道，徐察之则不悟，吾不复来矣。”言讫，走入吕仙亭竹林中不见。明年端午日午时，陈暴卒。

◇绍兴道会

会稽山绍兴癸丑道会，有道人携凉笠而至，会散乃挂笠于壁，无挂笠之物而不坠。题诗云：

偶乘青帝出蓬莱，剑戟峥嵘遍九垓。

我在目前人不识。为留一笠莫沉埋。

◇祖师劝世

一毫之善，与人方便。一毫之恶，劝君莫作。

衣食随缘，自然快乐。算什么命？问什么卜？

欺人是祸，饶人是福。天眼昭昭，报应甚速。

谛听吾言，神钦鬼伏。
